



夜燈 2021 / 12

|    |       |              |
|----|-------|--------------|
| 05 | ————— | 光與影/松山涼子     |
| 17 | ————— | 散步/二分        |
| 18 | ————— | 給你/musu      |
| 21 | ————— | 致 S/薄衫       |
| 28 | ————— | 自拍/陳樹        |
| 39 | ————— | 曾經傳來鳥叫聲/musu |
| 41 | ————— | 稻草/musu      |

# 自發光

十一月的一天，我坐電車前往不動產公司的辦公樓，去談買房的合約。我準備買下一間單身公寓，用來收租的。日本的房地產市場的特點是買了房子後房子會逐年掉價，因此投資日本房地產的吸引力不大。反過來說，因為沒有資本哄擡，房價普遍很低，相應地房租就稍顯高昂。少量資本想在日本房地產獲利的唯一模式似乎就是買房收租。我會有這種想法是開放了思維的結果，本來我以為自己和投資這種事是無緣的。這個月我剛寫完了一本長篇小說，從一種沉重的感情中出來，想找點不同的事做一下換換心情。這時我手上約有六七百萬日元，一半是從工資裏攢下的，一半是長輩之前寄在我這裏，讓我拿去用的。在一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的環境下，有一個放空的心境，和一筆閒錢，投資的想法不知怎麼就生出來了。我於是研究了幾天六七百萬日元能做什麼投資，然後發現日本二手的單身公寓一間也就六七百萬日元，而買單身公寓收租似乎是可行的投資模式。於是我就找目標，和中介交涉。六七百萬的投資只能賺點小錢。可以簡單算一下，一般來說一個人租房房租是在收入的四分之一以內，也就是說我要有四間單身公寓租給四個上班族，才能有一個上班族的收入。但我也沒有什麼賺大錢的方法，能挖一點算一點，挖出一點，便對未來還抱有期望。

據說原子可以在真空的環境中自行衰變並發光。我寫小說也寫了很多年了。兩年前第一次有把書出版放到市面上賣的想法。於是作為嘗試，我自費出了一本書。一年後一本長篇小說簽給了一個出版社，由他們去出版。前者銷量我是知情的。後者的銷量雖然不知道數字，但看書店存貨的狀態，應該也是賣得不好。在這個情況下我寫了第三本長篇小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書賣不出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書賣不出去我還在繼續寫。我只記得在一些獨自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冷風裏，把一些無處置放的洶湧情感轉化成語句。然後在隔一天早上，喝着咖啡完成打字的時候，因為感到了自己的光而暫時擺脫了對黑暗的懼怕。雖然這之後黑暗還是綿綿不絕地壓進來。這不是一個孤單的過程。寫出過我喜歡的作品作家很多都承受過這個虛無的作業。菲茨傑拉德把自己最美的夢想摔碎供人觀賞，他以為《了不起的蓋茨比》寫出來會受人追捧，結果書的銷量慘淡，他後半生負債累累還染上酒癮，最後幾年靠給好萊塢寫沒人看的劇本勉強還了債。太宰治投了自己的大作參選芥川獎，寫信給評委懇求無論如何要選他，說他很需要這筆獎金來過日子，結果還是落選。寫完《人間失格》後，在貧窮和精神的痛苦中他跳了河。張愛玲後半生沒什麼創作，只寫了一本《小團圓》，撕開生命這華美的袍，露出一堆蟲子，以為算是對得起讀者了。

她不爲人知地在洛杉磯一間公寓裏獨自死去，留下兩萬多美元的存款。我想我最後會比張愛玲富一些。

創辦《夜燈》這本雜誌的想法是我大約半年前產生的。那時我仔細想了一下人自己發光的努力。我想一個人如果以自己發光，那說明這人看到的自己周圍是黑暗，否則自己發光是不成立的。這通常是令人痛苦的。但這不必是一個孤獨的過程。如果在遠處能看到另一盞微弱的燈光，創作者也許會有一種還有同伴的感覺。這一點光也許因爲所在的時空的特性和作者本身的特質而千奇百怪，但我相信他們有一個相同的特性，即是對掙脫黑暗的渴望。在這個層面上，作者的心靈應該是能共通的。我於是想把這本雜誌辦成一個光的展覽，看到不同時空中的黑暗中發出的人的光，讀者也許能得到對抗黑暗的勇氣，作者也許也能得到被接受的喜悅。半年前產生辦雜誌的想法，定了主題，後來又很快地寫了一個徵稿啓事，但其它事都沒有具體去做。直到兩三月前告訴一個朋友，深得她支持，又有幾人加入後，雜誌才真正運作起來。這篇卷首被讀到的時候雜誌應該已經出刊了。在此向三位編輯魚餅二、慢慢、Shien、我的好朋友張潔、和給雜誌投稿的所有作者致謝。因爲有許多人的支持，這本雜誌看起來還能辦下去。這世界的黑暗有時看起來是如此宏偉和浩瀚，而由一個人發出的光顯得如此卑微，「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但我相信一位至高者的話，這個世界最終是屬於光明的。

張一弘

2021年12月12日

“自發光是指一個量子力學系統（比如一個分子、原子、或亞原子粒子）從一種激發的狀態轉入一種低能的狀態並且發射出光子形式的量子化能量的過程。終歸地說，自發光造成了我們周身大部分可見光。由于這是一個如此廣泛的現象，以致于本質上相同的過程被賦予了許多不同的名字。





# 光與影

清風習習，我心中生出「其實這裏還不錯」的念頭。  
滿意總是墮落的開始。  
這是隨遇而安麼？  
應當隨遇而安麼？

文•松山涼子

這些日子，我終於連化妝和穿搭的熱情也消失殆盡了，即便出街程式依舊。我不再熱愛彩妝單品。新出品的眼影盤只被曾經鍾愛眼影的我視為某種形式的藝術品，讚歎一番後便拋諸九霄雲外，絲毫不想自掏腰包將其據為己有；添置好了幾件秋冬季節的時裝，完成心願般地為躺在購物車裏已有兩年的雅致耳飾埋了單後，便再也不想去琢磨服飾，雖然我還缺一件大容量的黑色皮包，或許還可以追加一雙黑色皮鞋。算了。搭配得完美無缺又能如何？在這個灰頭土臉的地方，太閃亮實在有些扎眼；面對那些烏煙瘴氣的同僚們，太閃亮實在有些扎眼。並不是要打扮好顯示些什麼，也並不是打扮好去引誘誰，生活習慣罷了，卻也只是習慣罷了。看來我對新的事與新的人，再一次喪失了新鮮感與期待，內心重歸平淡。

對我來說，在走向成熟階段和進入成熟階段的日子裏，人生似乎有個循環往復的固定模式：進入一個新環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主動探究看似向自己敞開的新世界、結交新遇見的形形色色的人；開始並結束幾段或明或暗的戀情，受到或多或少的傷害；對新環境和新人物的探索欲望迅速耗盡，進入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狀態，有悲傷也有喜悅，可更多的總是不知何時能再次燃起生活熱情的不確定感。最近六七年間，我經歷了生活環境的三次大變動。我曾驚奇地發覺為

期一年的海外留學時光差不多是此前三年學習生活的縮影：環境變更激發的好奇心和回應生活挑戰的能力，在人際關係破損的促進下蕩然無存，繼而陷入無所適從。第三次變動生活環境的一年後，我終於無奈地承認：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次循環。新環境無法改變我，相反，只要我本身不發根本性的轉變，我的人生大約還會如此循環往復。

歷史也大抵如此，並不一定非要循環不可，但相似條件下的事件，發展趨向往往也相近。我想，這是因為人類本性大體相似吧。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無數人類的無數選擇綜合作用的結果，理性或感性或失心瘋。這樣看來，我這令我唏噓的人生際遇的循環似乎頗能符合社會乃至自然的發展規律，可引以自慰。

現在的自己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對事物失去興趣，興致來得快去得也快。跑去重溫一部多年前看過的影視劇，時常還沒等到最後一集就已再也不想打開播放列表；對一個男人的好感一般保持不了一個月，至多一個半月以後，我將在心理上和行動上都徹底喪失關注他們的欲望；一口氣讀完的書也明顯減少。朝三暮四、朝秦暮楚。這很大程度上是抑鬱的後遺症，至少我這樣認為。為了對抗抑鬱，我逃避現實、轉移注意，對令人痛

苦不堪的記憶選擇性地無視，對即將發生的未來的焦慮自欺欺人般斷電式遮蔽。久而久之，積重難返。凡事有得必有失，想保持心緒平靜，就得做一定程度的自我麻痹。因為怕極了抑鬱，再也不想與之重逢。

深陷抑鬱大概在三四年前。我恍惚能分辨出致病的導火索，記得我當時痛哭了三夜。從此我對充斥著惡意的人世失去了最後的期望。然而導火索只是導火索，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十多年層層累積的類似不幸所帶來的巨大創傷，火山般從心底一起噴湧而出，我終於被逼到了深淵的邊緣，墜落了下去。我本以為時間久了，許多事都淡忘掉，即使回憶得起，也並不痛楚。可我錯了。它們單獨出現可能不會引發多大負面效果，甚至聯手出現也無濟於事，然而，它們會在我情緒處在低點之時一齊化作洶湧的滔天巨浪，企圖把我吞噬。傷痛易逝，傷疤永存。強作精神，勉強粘好支離破碎的心，填進去幸福喜樂，可都是假的，經不起檢驗。

我也體會過自己信以為真的喜悅。那年，我關注了一年之久的國際交流項目終於貼出了選拔學員公告的時候，我雀躍不已。由於公告發出得遠遠晚於歷年，早就備好了材料的我惶惶不可終日，生怕項目停頓。選拔結果公佈之時雖然已是深秋，我卻春風得意，步履輕盈，哼著《櫻桃小丸子》裏最治癒、最奇妙的那首陶笛插曲，在校園裏竄來竄去，好像我可以俾睨眾生，好像所有苦難都不值一提。那一天，我連同家人講電話時都情不自禁地唱著歌，當真是做夢都會笑醒。

僅此而已。真心高興的事情，讓自己感覺到無比幸福的事情，僅此而已。

我的好運氣至此用完，多年未能復原。沒過幾個月，我忽然又陷入了那種可怕的無盡深淵般的抑鬱情緒中，觸發病情的具體事件早已記不起，或許原本就沒什麼特別的事。創傷的根源猶在，但我無法改變，無力抗拒。原本習以為常的環境令我作嘔，戶外的一切都令我弊息。我對自己身處之地充滿厭棄，對我所處的圈子充滿厭棄，對大學裏的一切充滿厭棄。窗外的八重櫻那麼美，差不多是

那段日子唯一能讓我勉強抽離深不見底的悲痛，稍作停留，抬眼望望。其他所有的一切，好像根本不存在我的世界中，抑或是我已經不存在他們的世界中。

有時候徹夜流淚，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傷心的具體緣由，淚卻怎麼也止不住。努力平復情緒躺下試圖睡覺，卻總是不得不再次起身摸索紙巾。曾有一種感覺特別真切，反復出現：我非常希望自己是一件陶器或者一件玻璃製品，這樣我就可以把自己高高舉起，然後摔個粉碎。

真想把自己摔個粉碎。我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呢？我為什麼要做我不喜歡做的事？那我又真正喜歡什麼呢？即使特別喜歡，又能做得足夠好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除了沉默就是否定。所以我的存在有何意義？一無是處，一錢不值。我只是個要吃飯、會花錢的高級精密儀器。感覺不到快樂，感覺不到力量。長期的極度憂鬱使我飲食減半，不是不想吃喝，而是吃喝不進。但是，我還長胖了，曾經穿著寬鬆的連衣裙現在已經由於緊繃而閒置了。於是我愈發厭棄自己。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之中。我已經不知道快樂和幸福為何物，甚至沒有了感情一般地麻木，什麼十萬火急的事我都不著急，我對它們沒有期待、漠不關心。有一次，我睡前看小丸子練習聽力，忽然，那首刻滿回憶的陶笛曲從播放器裏傳出來，如此熟悉、如此完整，我的思緒一下子回到獲得留學許可的秋天。我百感交集，痛哭流涕：原來，我曾經快樂過。

出國前的一個月裏，我在家裏閑住著，看到了一次月亮和火星一條線的景致。我從小就非常喜歡月光，只要能感受到身上灑滿柔和的月光，我就覺得十分安全，能踏實入睡。「月是故鄉明」，從家裏窗外望出去的月亮尤其美麗，神秘而渺遠，彷彿望著她即可直達宇宙。

我想，生命的本質是艱難。自然界中的絕大多數動物，只要活著，就時刻存在被捕殺的風險；少數那些站在食物鏈頂端的威風凜凜的大型食肉動物，面臨饑餓也是常態。生命何以如此？如果我現在死去，會有遺憾麼？當然會有，但是有遺



憾又怎麼樣呢？自己已不存在，遺憾也就不復存在。生命的本質是殘忍。人類無論怎樣強裝紳士淑女，終究也無法抹煞基因裏的野性，也無法改變自私自利的兇殘。或許正因為善良如此稀缺，才顯得彌足珍貴吧。

索然無味。生活中的一切都索然無味。認真讀完了幾本書是我對抑鬱最完美的抗爭。然而只會讀幾本書的我並不能創造任何價值。我是個沒有任何存在價值的人。我不能給別人帶來快樂。我甚至不能給自己帶來快樂。所以我最喜歡我的小黃鳥「小瘦兒」。小瘦兒不會嫌棄我，小瘦兒需要我。他很聰明，會從我手中叼走食物：黃瓜、葡萄、西瓜、蘋果、白菜、肉蟲、茉莉花……他甚至會做出一系列動作，向我示意碗裏的水不夠洗澡用，快快添給他。我時常覺得小動物們比人類更可愛些，在他們面前我真心感到愉快。

失去活力的表像之一或許包括不再看新電影，只看看過的電影。對新電影感興趣需要活力和好奇心，我沒有這些東西，而看過的電影讓我有一種已知的安全感。比如那陣子我看了N遍《觸不可及》、N遍《驢得水》。再比如1981年的老片子《從海底出擊》，四個半小時的片子，我倒背如流，甚至學會了幾句德語和若干德語單詞。我喜歡輪機長。我喜歡他端莊的面龐。我喜歡他修長的佩戴著婚戒的手。那只使用餐叉的手，靈巧而自然地彎出精美的弧度，使進餐都成了藝術。有一天，我想起了巴赫十二平均律C大調前奏與賦格，繼而想起了法國電影《沉靜如海》，繼而讀了一部論述二戰起源的經典著作，繼而想起了我曾經是個二戰迷。我需要某種相對穩定的主題來暫時脫離現實世界，暫時脫離現實中的各種苦惱。我希望存活在自己編織的帷幕中，來換得一個相對安寧的內心。我已經如此懦弱，如此墮落，像只大鴿鳥。對不起，我無法振作，也不知該怎樣振作。

自尊心太強就成了變態。這種人其實不配有自尊心。我就屬於這種。我貌似患有廣場恐懼症，遇到任何陌生人都會讓我感到不舒服，在人多的公共場合則極為不適。我特別怕學校食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基友吃完飯，正趕上午休，食堂裏

面全是人，食堂外面也全是人。我快嚇死了，緊張焦慮得只想趕緊逃回寢室，當時幸好有基友在，他要我把那些人當作螻蛄，別去理會，不然我想我可能會精神崩潰。我出門打飯、買日常用品都如臨大敵，有幾次衣服都換好了，妝也化好了，在就要出門的那一刻打了退堂鼓。等到家裏彈盡糧絕，實在要餓死了才冒險出去採購些東西回來，那種感覺就是所有的物品都是自己拿生命換來的一樣。曾經活力滿滿，豪言只要有錢哪兒都敢去的我，那段日子連門都不太想出，也可以因為連續幾天的與世隔絕而由衷感到輕鬆舒暢。可是，我即將遠行。我多麼希望在一個陌生的世界裏能不這麼辛苦；多麼希望在一個全新的世界裏，我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

最初，我找到了。環境劇變的循環人生重新開啟，期盼、緊張、興奮、不安、激動……我必須獨自一人在舉目無親的異國生活學習的前景與現實激勵了我，那些可怖的陰影暫時被希望的光芒逼退到心靈深處，然而它們無處不在，「如影隨形」。此時期待壓倒了恐懼，我小心翼翼，開始了對新生活的試探：認真體察新環境，迅速適應新生活，同新結識的異國朋友們嘻嘻哈哈。那時候，似乎每天都能遇到新挑戰，我或機敏或笨拙地應對著。我的指導教師是一位超級無敵大好人！我第一次見到如此可愛的禿頂大叔。天真善良、聰敏狡黠，出奇地善解人意，處處為他人著想，雖然他也有笑面虎的一面。我的助教是位蠻熱情大方的帥哥，帶著我吃喝玩樂，他的特點是每個舉動都必然有利己的目的，或許這也算一種直截了當吧？其他一些相識的人或熟悉或不熟悉，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只是考慮到我留學得以成行的千辛萬苦，我深深感到：有些人是這輩子必須要認識的，歷經千難萬險、跋山涉水也必要認識他們，但也僅此而已，即便時至今日我們仍保持聯繫。

在東京到處走街串巷也是自我娛樂的主項之一。我真正見到的第一座日本建築是目黑郵局，我至今還記得自己換乘三趟電車，從地下鑽出來的場景。遊覽不一定有規劃，往往只是為了對得起昂貴的交通費，辦完事情後就近亂竄。到過的第一個景區是增上寺，之後大概是澀谷和明治神宮。第一次認真規劃的旅行是去橫須賀。那是一個



晴空萬里的秋日，我剛結束了發表，一身輕鬆。從白金臺通往品川的路上，有一條几乎只容一人通過的狹窄道路，充滿了濃濃的日本味兒，傳統中夾雜著現代。迎著燦爛的陽光走在這條路上，我感覺自己穿越到了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白金臺小學前很熱鬧，從各個方向走來或跑來的小學生絡繹不絕。校門前，看門大叔熱情地向每一位同學問候早安，孩子們也回報以稚嫩的祝福。通學路上，儘管人行橫道並不長，還是有工作人員守在兩邊，以保證小朋友們安全地過馬路。有一位小哥還對我說早上好。復古、現代、又溫情的路。品川站人山人海，我一個無所事事的旅行者無意中加入了上班族的大軍。我的右後方就是廣播員小哥，一直在溫柔地播報車次資訊。大多數時候，日語聽起來都很溫柔，特別經擴音器處理之後，我感到很安心。上了車，我不肯放過窗外的任何景致，竭力觀察，想要把它們刻在腦海裏。越來越接近目的地，我越來越能嗅到一絲海邊城市的氣息。或許是心理作用，或許是想起了臺灣。出了車站，依舊晴空萬里，沒有一絲雲彩，天空湛藍如洗。這是座可愛的城市，美麗、整潔、優雅、別致。最具紀念意義的是，我在這裏看到了大海。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大海，三笠號附近那片海。仰頭是湛藍的天空，眼前是蔚藍的大海。在那裏，有一只腦袋圓圓、眼睛圓圓的灰色鴿子被我扯麵包袋的聲音吸引，試探著跑過來，見我對他很熱情，他便機靈地跳到長椅上同我並排坐下，向我靠近，充滿期待地瞧著我。我穿著裙子，伸長腿坐著，他便飛到我的腳踝上站了許久。一只小麻雀也來湊熱鬧，這只「護食」的小鴿子不肯讓麻雀靠近。其他鴿子也被引來，圍著我玩，我只在螢幕上見過的鴿子環繞的場景差不多就在我身上實現了。有一只鴿子還落在我左臂彎裏，那只鴿子左腳有些殘疾。之後也有短途或長途的旅行，各有各的辛酸，卻各有各的美妙。今日追憶起來，似乎都不及第一次去橫須賀。我想，這大概是因為那時心境特別好吧？許多轉瞬即逝的美好羈絆撫慰了心靈。或許那美好經不起追究，可我寧願人生多些那樣的淺嘗輒止。元旦時節，湊熱鬧去敲鐘、去祈福，抽了一籤，有言「枯木逢春」。讀到此處，我潸然淚下。那一刻，我仿佛已與此前所有的苦難統統做了斷，一切都將重新開始。當晚閒逛至神樂阪，漢方藥店門口忽然飄然走出一位身穿櫻粉色和服的年輕姑娘，專心致志地整理外

面架子上的藥包，那一幕，我感歎這才堪稱歲月靜好，即便我始終很嫌惡這個辭彙。

2019年農曆新年也是一個頗富紀念意義的日子。那不僅是第一個我獨自一人的春節，也是我打扮得最漂亮的春節，因為終於不用大棉襖二棉褲的穿成熊了！為節日做準備的時光也分外開心，偏偏天氣也都特別之好！白日的藍天清澈透亮，傍晚的天空彷彿湛藍的寶石，動人心魄。為了春節，我準備了香檳、牛排、豬排、大蘋果。美中不足的是結賬時的心痛。農曆大年三十，我步行到目黑站，搭乘電車到東京站，此後一路步行，從日本橋到銀座。我想看看窗外的風景，所以一路都沒有坐。事實證明，我還是對自己的體力存在誤判。一位穿著灰色羽絨服的大叔坐在那裏，我站到他旁邊的時候，他抬頭望了我一眼，我回望他，產生了半秒的視線交集。大叔眉目很漂亮，是那種粗獷漢子的漂亮。大眼睛，精細的雙眼皮。他捧著一本看了一半的大書在讀。可能是他略顯粗獷的氣質與他美麗的眼睛和讀書的行為不太相符，我立即對他感到了好奇。不過我仍然注視著窗外的風景，竭力假裝對他的双眼不感興趣。過了一會，我終於忍不住，裝作不經意地再次低頭望了他一眼。和第一次不同，這次我是集中了注意力的，果然很好看啊！可是總覺得有些違和感。窗外的風景都是第一次見，一路上都很繁華，上車下車的人都很多，旅途也比我預想的漫長得多。忽然，大叔合上書站了起來，走去車門邊。啊！我發現他的頭總是不自覺地輕微抖動，顯得有些怪異，不知是什麼緣故，繼而對他生出些同情。不過，在電車上認真讀書的人應該不會壞吧！請允許我這樣不負責地推測一下。大叔先我下了車，我的目光追隨他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上行電梯裏。さようなら，匆匆經過的大叔。從東京站這座典雅建築物中鑽出來，我感到榮幸。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東京站。果然異常之美。我站在廣場中，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環顧看。即使有不捨，也必須在適當的時候果斷地轉身離開，奔向新的旅程。我穿著那條最珍惜的綠花長傘裙，走過這段繁華之路。日本橋美麗、獨特。我追隨兩只調情的鴿子，在橋邊站住，並意外發現了鴿群的據點。小鴿子們或站著或趴著，在陽光下曬暖暖。我儘量不打擾它們，伴著它們靜靜站



著，和它們一起曬暖暖。心裏也暖暖的。餘下的時光，我不疾不徐地前行。逛藥妝店、長崎特產店、明治屋、越前屋、書店……還有一家刀具店，隨便一把就要好幾萬日元那種。我都沒敢深入敵後，欣賞了下離門口最近的刀具就溜走了。穿著高跟鞋走了一天，我的膝蓋生疼。爸爸有感而發，編輯了一條拜年導語：「寂寞無聲一歲除，千家萬戶把酒壺」。來自「酒鬼」的祝福。那段日子，我感到心滿意足，這是我用萬千苦難兌換來的幸福，當時我預想，這恐怕將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或許會是真的。起碼現在看來是真的。

我的好景總是不長。「風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有天晚上八點半多，我獨自走在從目黑站返回白金臺的路上，迎著寒風，唱起這首《笑紅塵》。目空一切也好。那天晚上天氣很冷，也許是我走得很快，也許是心裏有一種看破紅塵的悲憤，反而覺得這寒風醉人又舒爽。我不時抬起頭，看那白雲飄蕩在晴朗的夜空，伴著街邊星星點點的路燈的光輝，心情有些暢快。我覺得我可以哭，但我沒有淚，因為我並不覺得悲傷。在十多天的抑鬱之後，雖然心情似乎暫時完全恢復了正常，我仍然感到沒有什麼事能再令我難過。我的心似乎早已冷卻，我的精神似乎已經麻木，經得起不如意和一次次的失望。前幾天還在認真思索自殺的寫好了遺書的我，還怕失去什麼呢？我即將失去自己的生命。還有什麼需要在乎麼？我失望，我的期待一次次被各種各樣的人或事打斷，我一次次眼睜睜看著現實血淋淋地打碎我剛剛粘起的支離破碎的心。我已經不會痛。只剩下憤怒。

前陣子，抑鬱情緒再次無聲無息地不請自來。我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存在價值：我做不好任何事情，我不創造任何價值，我不被任何人需要。我看不到任何未來，即使看到也沒有任何希望。受夠了絕望，攢夠了痛苦。我為什麼還要活著？想走向那一片寧靜的大海了此一生。有人說自殺痛苦。試問不痛苦的死法並不多吧？與其被病痛折磨得神智不清毫無尊嚴的死去，莫不如憑藉自己的意志結束生命。生命，有那麼值得留戀嗎？我寫著這段話的時候並不難過，神志清醒，意志也毫不消沉。可在當時，在我情緒本就極度低迷的

情況下，短期內接連不斷地經歷不幸，我終於有些受不住。本來打算去外務省查檔案，雨太大沒有去。其實我早晨被鬧鐘吵醒後，聽到嘩嘩的雨聲時簡直如蒙大赦。我身體倦怠，睡眠不足，只想躺著。結果那是我抑鬱的高峰。父親充滿責備的電話讓我直接淚崩。在經歷每天都在謀劃死亡時間表以後，終於，我準備自救，我準備和抑鬱抗爭。我去了外務省史料館查資料。

我起來得比平時晚，昏昏沉沉的，一邊和不情願頑強地搏鬥，一邊梳洗打扮。我並沒有停止無緣無故的哭泣。沒有按時起床總會加劇我的挫敗感。總是這樣。我哭喪著臉，按部就班地乘坐地鐵去六本木，快踏進外務省的門時，我下意識地平復一下情緒，進行正常化偽裝。我只是在機械地工作而已。感知著身邊同樣在查閱資料的同仁的陪伴，竭力抵制著抑鬱的侵蝕。抑鬱是沉淪。能意識到這一點並做出抗爭，已經是重大進步。但是，步出檔案館的那一刻，等待我的立即就是無法抑制的萬丈深淵。我想我的眼神一定是空洞的，那種失去了一切神采的眼神，就是絕望。我還在閱覽室裏坐著的時候，就已經決定去看東京塔，等著東京塔點亮。因為我不想回到那個陰冷潮濕的房間裏漫無目的地哭泣。

我離開史料館大概是下午三點，東京的12月大概要在四點半左右天黑，這意味著我至少要流浪一個半小時。以目視可見東京塔為原則，我開始在街上穿梭。起初我朝著那個一直好奇是什麼的別致房頂的方向走去。天怎麼還不黑？我從許多未曾見過的角度看到了東京塔，我看著它，勉強擠出一絲會心的微笑。途中，發現了一個公園模樣的小山丘，我走了上去，沒一個人。這個地方很荒涼，看上去很像一個祭壇，還有一方小小的神社。我在上面逗留了許久，想著天怎麼還不黑。我望望下方日式屋頂，認真地估計著從這裏跳下去效果如何，答案是可能只會骨折，並且在完全落地之前，很可能會掛到樹上，從而把自殺演繹成一場鬧劇。一只烏鴉飛來，落在禿枝上，許久不肯離去。我很高興。我對他喊著「カラスちゃん！こっち、こっち！」他不為所動。我繼續喊，他還是不為我所動。不過，回來翻看我为他拍的照相，發現有一瞬間他在低頭看我。他還是注意到

我了，我很欣慰。我正在無所事事，發覺有人走來，便對烏鴉道了別，奔那個小小的神社去了。一左一右兩尊像是狐狸的神獸威脅似地盯著我，我嚇了一跳。我照貓畫虎去搖鈴鐺，不知怎麼並沒有響，我慌忙停下，拍了兩下手，裝作許願的樣子。其實我心裏一片措手不及，根本沒想出任何像樣的願望。

原來這是一片古墓，怪不得形狀像祭壇。我清楚地記得，我站在下山的臺階上哭了。我感到自己如同一個孤魂野鬼飄蕩在虛幻的人間。我坐在芝公園的長椅上慢慢吃完了本該當作早餐的芥末黃瓜三明治。我的左手邊有兩位小哥輪流做著引體向上，他們非常健美、性感；右手邊兩位大叔在為工作煩惱，不停商量著對策，打了幾通業務電話，解決了問題之後離開。天漸漸黑了，東京塔開始點亮。這裏看東京塔非常完整，很多遊客在這裏拍照。我終於受不了無意成為他們拍照背景的焦慮，走開去，找到一個稍遠些的寧靜角落。我在那裏托腮坐著，默默望著漸漸點亮的東京塔。地面上鋪滿了黃色的銀杏葉。我拾起一片把玩著。我已經拾起了它，怎麼也不忍心拋棄，於是把它夾進筆記本。回到家，我在SNS上發了一組精心挑選的照片，配文「在抑鬱中掙扎。街頭流浪。等著你發光。」所有人注意到的都是美麗的東京塔，沒人注意到「在抑鬱中掙扎」。

人們走著走著，遲早也就散了。新的環境並沒帶來本質上的不同。人，畢竟都差不多。為什麼十餘年的好友關係可以一朝崩斷？為什麼人可以一瞬間拉近距離，也可以一瞬間又疏遠？我重新回歸到形單影隻、了無期盼的日子中，並且不再期盼任何社交，只甘於完全一個人的生活，好不容易找回的自信再一次毀滅性地消失殆盡。我的人生終究還是那個樣。走吧。走吧。反正我還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此處應該有眼淚，可我沒有。我在澀谷交叉路口，混入滾滾人潮中急速穿梭。久違了的不再恐懼，反而想在這街頭滄海一粟般融入茫茫人海。人間地獄一切如常，人間地獄燈火輝煌。

悲傷使人清醒。快樂和自我感覺良好全都是幻覺。沒有任何改變，也不會有什麼改變。不會改變，就是我的人生。我終究是個不被任何人需要的

人，我始終都是。我就是那種被世界的惡意傷得體無完膚，還被人評價為「愛笑」的姑娘。是啊，我知道這世界多麼無情，這人心多麼險惡，我才能銘記點點滴滴的美好。你們沒看到，這燦爛單純的笑容裏面，混著多少心中滲出的血。和著血活下去。奇怪的是，我誰也恨不起來，即便是對狠狠傷害我的人，我也恨不起來。我只怪我自己。更奇怪的是，我常常覺得這人世遠配不上我的善意，可我仍然習慣於充滿善意地待人世。我懷揣那些傷害，迎接新的傷害；產生新的幻覺，等待幻覺被擊碎；伴著淚與血，掛著笑容活下去，是我今生的使命。

轉眼便是櫻花時節，花開花落，一地淒涼。花落了還有明年，可我還有嗎？校園的樹發芽了，長出了嬌嫩的新葉。你們還活著。花落了不要緊，葉黃了不要緊，新葉還會長，花兒還會開。有人說你們頑強。你們真的是願意活著，還是不得不活著？下雨了，幾朵嬌豔的山茶整朵被打落，明明還沒枯萎。曾聽說山茶花的死法太過淒慘又太過平凡，看來是這樣。我小心地捧起整朵的花，像捧著自己的餘命。你們死了，或許我也要死了。誰來將我打落呢？

那段日子總是不鹹不淡在食堂吃套餐。新聞也索然無味。也沒有見到熟悉的計程車司機爺爺。沒有一個能引起我注意的人。出門前為自己填上色彩的時候異常淒惶。塗腮紅是為了掩蓋蒼白的毫無生氣的面色，擦口紅則總有一種女死囚行刑前為自己添上最後一抹色彩的錯覺。回到家依然對著空氣說ただいま。我喜歡我們宿舍區負責打掃衛生和分類垃圾的老爺爺。老爺爺中等身材，滿頭白髮。有天中午吃飯回來碰見他，笑著打過招呼。不料下午我出門洗衣服，在走廊裏又撞見他。老爺爺許是累了，站在窗口望風景。他聽見聲響，回頭發現了我，我們先是一愣，繼而相視而笑，再次互致問候。這個簡單的邂逅著實讓我開心了好幾天：好久沒有和人類有什麼溫馨的互動了。想來外務省史料館的看門大叔相當之可愛。大叔個子蠻高、頗為健碩。每次我登好記，寄存包裹的時候，他都從玻璃門注視我，等我進去，為我指路。最重要的是，每次我離開之時，他都會說聲「辛苦了」，並鞠躬致意。看門大叔的禮貌態度和



事務員大叔的冷漠甚至是敵意形成鮮明對比。這近乎成了一種儀式，我甚至覺得不和他道別我就無法安心離去。和看門大叔的最後一面有些不尋常。那時他沒有像往常一樣站在樓內，而是到大門外值班，本來我從閱覽室出來沒見到他頓感遺憾的。幸好和他道了別。雖然這在大叔看來沒什麼不同，但我知道，短期內我無法再來。我至今難忘的，還有一位在東大綜合圖書館前臺值過班的先生。他個頭不高，微胖但身材勻稱，虎頭虎腦，三十歲上下年紀。第一次對他產生印象是在我有事情詢問前臺工作人員的時候。當時我向一位女士諮詢，不料那位虎頭虎腦的小哥向我們這邊迅速移來，用閃爍著純真善良的目光注視著我，向我露出親切熱情的笑臉，彷彿在說，「您有什麼困難？我也可以幫助您！」你無法不對這樣懇切的笑臉給出同等的回應。實在太可愛。後來他幫我辦理借閱的時候，我瞥見了別在他胸前的名牌「新垣」。真的，新垣結衣都不曾賦予我足夠的動力去搞清楚這個姓氏的讀音。打那以後，只要我去圖書館就會留意他在不在。那段昏暗的日子裏，彷彿只有這位新垣先生是我擠出一絲微笑的理由。2020年元旦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大概是他不再兼職了吧。在札幌通往函館的電車上，和一位滿眼睛溫柔快樂的眼鏡大哥鄰座，這位大哥周身散發著好聞的香水味。那與他年齡和凸起的小腹不甚相符的純真目光讓我印象深刻。在大阪線青山町方向的電車上，我見過一位老紳士。他穿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背一個方方正正的黑皮包，黑皮鞋擦得銜亮，頭戴一頂黑色鴨舌帽。老爺爺基本沒什麼頭髮了的樣子，有些胖胖的。他坐在我對面椅子的正中間，由於那排座椅只有他一人落座，他顯得頗為隨意：側著身，左腿搭在右腿上，右手托腮，左臂整個搭著座椅靠背，斜望著窗外，表情沉靜。那個姿勢配上窗外寧靜的山谷，很像一幅田園畫。理智告訴我不能偷拍，只恨自己為什麼不會速寫。

這些美好的人和事只是我痛苦心靈的點綴罷了。可也正因如此，才彌足珍貴。遺憾的是，他們只是其中的小小一部分而已，冷漠、刻薄、惡毒、壞心眼兒的人我也碰過不少，而且他們仍將在不可預計的未來出現。其實那段日子我常常記得的是後者。無法忘記他們以及他們對我所做的，無

法預知他們何時還會對我做同樣的事。宿命無法擺脫。糟糕的是，我喪失了靈感來源。我必須在睡前看看小說或者電視劇，好讓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屋子中醞釀睡眠之時有編造故事的素材來熬過這漫漫長夜。沒有什麼比帶著空空如也的心靈迎接睡眠更可怕的事了。那種深不見底的空虛感和絕望感，壓得我透不過氣。我需要逃避現實來保持情緒穩定，但長期的精神麻醉讓我麻木不仁，無法回到現實中去。心裏的痛早滿溢出來，再填不進痛苦，卻也填不進喜悅。我討厭拉開窗簾，窗外的一切都會驚醒我為自己編織的夢境。我一度以為自己醒不過來了；可是醒過來，我就活不下去。這是個悖論。記得有段日子自己過得久了，話都很少講。一次做家務，忘記了發生什麼事，我調侃了自己一句後大笑了幾聲。我旋即對此感到震驚，因為我才剛發覺自己已不記得上一次笑得這樣開心是在什麼時候。

慶倖的是，苦盡甘來，我最終憑藉逃避現實擺脫了抑鬱。儘管留下了嚴重的拖延症，但我畢竟好了起來。我開始刻意忘記過去的那些創傷，忘記那些人，忘記那些場景。只要他們膽敢浮現出來，我就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們壓制下去，假裝它們並不存在也不會存在。我常看旅法日本作家辻仁成先生的推文和博文，喜歡他字裏行間的那份灑脫、任性和不甘臣服人間惡事的堅韌。他曾在一篇隨筆裏提到自己不怎麼戴手錶，即使戴也是作裝飾而不是為了看時間。在辻先生看來，時間不重要，過去的生活和未來的生活都是不存在的，自己只存在於此時此刻。這話的本意是強調珍惜現下，可我卻從中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哲學依據：對啊，過去承受無情創傷的自己早就不存在了，那個令自己深感嫌惡的自己早就不存在了！我早就死了，並一直在不斷死亡。那些屈辱連同過去的我一併死了！憑著這個有些虛幻和自欺的念想，我慢慢恢復了。善良的Akira大叔跟我講，誰都有不堪的回憶，不要過分關注那些，要多去記住美好的事情。對啊，生活已如此多難，我為什麼還要死死抓住那些令人作嘔的人和事不放，平白折磨自己呢？為什麼不去回憶那些溫暖善良的人們呢？於是，我開始嘗試用可愛的記憶覆蓋以往的傷痛，我用人們給予我的美好填充苦澀的心靈。漸漸地，我發覺即使有新創傷產生，也不



能對我造成多大傷害，並且能被我快速遺忘，這樣，它們再無法對我形成合力。

學業也有了轉機。回國一年後，我迅速達到了學位獲取要求，得以順利畢業。說著多麼輕鬆啊！回想起來，真是一段地獄般的日子。幾年都不會生病的我，兩個月裏大病兩場。我在史上最艱難的家庭環境中，每天忍著氣，儘量集中精力修改論文。有段時間，經常頭暈目眩，即使躺倒在床都明顯感到天旋地轉。在確定自己能夠畢業時，我感到的不是喜悅，而是終於可以離開家庭的解脫。回學校辦理畢業手續的時光也沒半點快樂。只有瑣碎而惱人的善後流程。我連博士學位服都沒穿過，更遑論留下什麼影像資料做紀念了。諷刺的是，拜疫情所賜，我得以見到空蕩蕩的、令人神清氣爽的外灘，還得以見到空無一人、靜悄悄的初夏的校園。離校前最後一次見導師是在農曆端午節，一向不苟言笑的恩師在同我會談時，全程面帶微笑，頻頻點頭。

離別並沒有多少傷感，離開學校也並沒有多少不舍，我只想離去。我知道我肯定還會回來，現在只想快點結束這段不知帶給我多少苦悶與彷徨的時代。不像即將回國之前，我感覺自己簡直正在孤獨死。認識的人不會來送機，不認識的人根本不在意。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將在某月某日長久離去，我也知道這裏的生活將一切如舊。可我還是認真要和這個地方告別。離別是時常經歷、習以為常的。別離前人們互相安慰：來日方長，他日再見。只是安慰罷了。從我上次離開臺灣，七八年過去，我沒有機會再去，也並沒打算再去。現今我就要離開這個國度。何時能夠再來呢？即便有諸多不快，我到底也習慣了這裏，可我就要離開了。走在熟悉或陌生的街頭，我認真地和所見的一切告別。我照例在本鄉經濟學圖書館翻看報紙，假裝一切如常，假裝這一切仍將繼續。但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很可能是此生最後一次。人生為什麼那麼多最後一次？別離是人生的常態。有時會有預謀，比如我這次來本鄉和她告別，但更多的是後知後覺。回頭一看，陰差陽錯，才知道彼此一次平常的分手就是永訣。人生無常，卻自有定數。和人和物和地點，緣分盡了就散了。然而我還是有些傷感。和綜合圖書館說再見，回顧了幾次。普通地離開，或者說裝

出平常的樣子離開，假裝這只不過是無數次轉身中的一次，好像明天還會再來。然而，這裏還有明天，我卻不會再來。後會無期。全沒人在意，我只能自說自話地告別。經常會發呆，走馬燈般地把這一年的經歷從頭理一遍。我想望見生命盡頭的人們不自覺地追憶今生今世的情景也不過如此吧？我經歷了一次孤獨死。實在太過悲哀，可如果真的走向死亡，我或許會感到高興：我悲劇的人生終於要結束，我終於不用再受苦。可能我會笑。可那時，我笑不出來。

樂意也好，不樂意也罷，拿到學位，找到工作的我，總算即將邁進人生的新階段。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這只不過是我人生新循環的開始。不過那時並沒意識到。我照例帶著新鮮感和對工作生活的小小期待奔赴新的城市。新環境糟糕得令人意志消沉、憤憤不平。沉悶簡陋的城市，看不見多少現代化商業建築。套著灰黃色外殼的毫無美感的高層住宅區在低矮的城中格外突兀。很討厭成片的高層住宅，冰冷沉重的鋼筋水泥急功近利地鑄成生活的牢籠。山很多，看慣了大平原的我不太適應身邊時不時就能撞見一座小山丘。天總是霧濛濛的，大概是水汽多的緣故。霧氣籠罩的群山倒是很美，不過也只可遠觀就是了。我所在的大學生活區更加灰暗無聊。往來穿梭的浮躁的學生們晃得我心煩意亂。好在同期同事意外地真誠善良、好相處，大家相約一起吃喝玩樂，日子過得倒也快樂。其中不乏頗為優秀的人在，想想他們入行多年，輾轉也同來這裏就職，剛剛畢業、全無工作經驗的我所做的選擇顯然算得上明智。抑鬱已經離我遠去，可社交恐懼尤在。我極度回避在不熟悉的環境中暴露自己。在人多聚集的場合，我仍然會感到不安與不適。我十分抗拒獨身一人出門。新的創傷果不其然時有發生，有幾次確實對我造成了不小的打擊，可是它們在我被迫或自願與同事的交往顯著沖淡了，被許多不得不立即思考、做出判斷、進行處理的重要事務顯著沖淡了。我對最大衝擊的消化和回應，也不過用了兩三天，一般情況下只消幾個小時就能復原。於是我生出了新的希望：只要我能應付創傷，我就不再會被擊垮。雖然還是會有些害怕，但我不再恐懼，因為我知道自己能很快痊癒。未來不可期，可只要我不在意，創傷就不成為創



傷，只要我不痛苦，痛苦就不成為痛苦。想來那些不認識或不熟悉的人怎麼看我又有什麼關係？我身邊的人不是對我很好嗎？他們不是真誠地在幫助我嗎？他們不是在和我愉快地交談嗎？我對他們充滿感激，對不吝善待我的人們充滿感激。或許是他們拯救了我也說不定。不是還有喜歡我的學生來請教我問題嗎？我的課不還是有兩排學生在全神貫注地聽嗎？我在身份定位的轉換中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原來還有人需要我的幫助，而且我真的能幫上什麼人。

我度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幸福時光。工作壓力確實有，但畢竟與無法獲得博士學位的彷徨焦慮相提並論。人際關係穩定了，工作內容熟悉了，生活逐漸安定下來。回想起來，我似乎從來沒有過如此長時段地保持輕鬆愉快。童年的記憶早已模糊，初中以來就是無盡的課業與升學壓力，還有來自原生家庭的連綿十餘年的苦難經歷。我終於從這一切中解放了出來。諷刺的是，我甚至不敢接受，不肯相信這是真的，總覺得自己配不上如此的幸福，並預感到這大概是暴風雨之前的平靜。不免對自己心生憐憫。那段日子，我的自我評價高到有些脫離實際，每天盲目誇讚自己並信以為真，感覺自己渾身都是過人的優點，高尚純粹得無以復加。這是我新生活的最後一次高峰。

事實證明，工作這一年同樣是我讀博生活的縮影，是留學生活的複製。對環境的適應意味著新鮮感的減退，對工作的適應意味著挑戰性的喪失，人際關係的裂痕則最後摧毀了我重新燃起的希望。原本我根本就沒想過要跟同事們建立什麼友誼，這種事想想都覺得可笑，何況我早就對人際關係的可靠性表示深刻懷疑。這年月，能指望上自己的父母就是造化了！始料未及的是，一位同期同事卻格外好：熱心、隨和，三觀與我驚人得一致，又是同鄉，平時工作接觸又最多，於是很快熟絡了起來。相處最愉快的時期，我們出雙入對，工作上、應酬上的事無論走哪里幾乎都要一起，互相照顧，嘔寒問暖。當然，相比此前毫無工作經驗的我，這位同事對我的幫助遠遠大於我所能提供的，因此，在我們的關係中，更多是我被照應著。於是我對他生出了心理的依賴，產生了牢固的信任，自認為是他堅定的盟友。現

在，我發現我又錯了。即便此前有過很多徵兆，我並非沒有察覺，也發生過幾次令我頗為難過的事件，但我總是在平復下來以後，一切如舊，除了稍微主動拉開的距離，我真誠相待他的心沒有變過。然而這次不同了，我終於徹底意識到我們的友誼不對等：我派駐到他那裏的是全權大使，而他安排給我的只是臨時代辦。我在他心裏沒什麼地位，全然不像我有什麼好玩的都想告訴他，有什麼好吃的都想給他嘗嘗。一切都是我自認為罷了。覺醒的契機都是些十分無聊的小事，也不必提起了。總之，我決心這次不再回頭，我也確實沒有回頭。我已經結束了對他的依賴，在心裏上和行為上都做了了斷。起初有那麼一點困難，但完全不算什麼。相比這些，我更在意自己的尊嚴。自尊心太強的人很難有朋友，我對他人輕慢和冷落的接受程度很低。對他，我努力接受過了，所以也沒有什麼遺憾。我試著反思自己，在全無衝突的情況下，為什麼會同他漸行漸遠。很可能疏遠的過程早就開始了。人們在較為密切的關係中更容易生出嫌隙，這些嫌隙逐漸累積成了嫌惡，關係自然就開始疏遠了。我若即若離的有距離感的交往模式大概在這裏全行不通，對他顯然也不適用。為數不多的會面和親切交談並不能增強好感、強化紐帶，這在我看來足夠，可在他看來，我的行為很可能只是勢利小人般的可恥投機。真誠沒有用，陪伴才重要。我無法給他足夠的陪伴，如果他需要的話。說不上是誰先拋棄了誰，或許是彼此拋棄吧。我不是為了不被人拋棄，經常先拋棄別人麼？或許在此前的某個時候，我使他錯誤感受到了我的「拋棄」吧。

看來個性不改變，人生際遇大致也不會變，正因如此，人生道路才會顯得像個循環。前不久的一次聚餐上，我破天荒沒有要求挨著他落座，甚至沒有在同一桌落座，我想我已經不需要他的保護，雖然我確實感到有些不安和寂寞。他借著敬酒之機在我對面坐了一會，我們的視線相遇了。我看著他爽朗地笑起來。他大概認為我在討好他，想同他重新拉進距離。我只是覺得可笑。我覺得我們今天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很可笑。對人際關係抱有幻想的我是個傻瓜，對相信能和同事發展真誠友誼的我是個傻瓜。後來相逢也會有說有笑，和平日並無二致，我甚至開始懷疑自

己是否疑心太重。有人說，不是你敏感，也不是你多心，當你感受到傷害之時就是受到了傷害。無所謂。是是非非都不重要了。

就這樣，我新生活的模式在一年多後重新理順了。新的循環已經完成，進入了安定但缺乏熱情的時期。我的心境冷卻了下來，高度的自我評價不復存在。有那麼幾天，往日的創傷一件件浮現，抑鬱似乎要捲土重來，著實令我恐慌了一陣。自詡學院時尚icon的我，甚至提不起興致梳妝打扮。我近期很少穿裙子，甚至正式場合也沒穿，因為穿裙子會導致身心俱疲，我已經很疲倦了。為了儘量保持心態平穩，我延續著逃避現實和適度拖延的作風。其實拖延只是相對於自己的理想罷了，我一向是提前完成工作任務的；經常被逃避的現實大多也沒什麼可怕，一咬牙就順利過關了。雖然生活總體還在屬於自己的怪圈裏打轉，但從抑鬱中復原至今是我值得誇耀的成就。我在沒有接受任何治療的情況下，憑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康復，我現在帶著抑鬱的後遺症自得其樂。

醜陋的東西看多了就能忽視其醜陋，在可惡的地方住久了也會找出些許美好。記得在這枯燥身心之地，我曾見過並不給人感覺是海的海。海水並不

很藍，或者說根本就不藍，只是憑著倒映藍天裝扮成海的樣子，目力所及之處也不寬廣。那裏有一方逼仄得可憐的海灘。我獨自靜靜站在那裏，望著望不到盡頭的粼粼波光，身後的喧囂漸漸模糊，我猛然憶起了大海動人心魄的美，還有和那些美景交織在一起的喜與怒。一個夜晚，我沿著寧靜的河邊散步，無意間回顧，看到不遠處的山峰伴著一輪明月，月光傾灑下來，河面波光粼粼。我看了半晌。黑夜遮蔽了白日的缺陷，只剩下朦朧可見的美。清風習習，我心中生出「其實這裏還不錯」的念頭。滿意總是墮落的開始。這是隨遇而安麼？應當隨遇而安麼？我總還是要活下去，並且儘量快樂地生活下去。我不得不為自己畫餅，不得不在這個不甘與感傷之地硬生生找出點滴愉悅身心的理由，假裝任何令人失望的景象並不存在於我的四周。就這樣，夢想一直在被侵蝕，或許自己從未相信過夢想能夠實現吧。夢想只是在強烈的打擊之下才短暫地顯得真實，餘下的全部時光，幾乎只是夢想，即便沒有被放棄。我想我這種人不配有夢想。夢想隨著不可逆轉的模糊記憶一併消散著。在這平靜平淡，時不時生出些絕望的世代，我期待著人生能再給我點什麼希望，哪怕即將開啟的依舊是同樣的循環。



如果原子（或分子）被加熱以外的方法激發，自發光被稱之為冷發光。比如說螢火蟲的光就是冷發光。如果激發狀態是由吸收輻射造成的，自發光被稱之為熒光。有時分子有一種中間的穩定態，即使在輻射停止很久以後還會繼續發出熒光，這被稱之為磷光。夜光手錶在黑暗中發光就屬於磷光。



攝影/ 趙三寶

# 散步

文•二分

紅色的晚霞被裹在深藍色雲朵里，像妖怪的洞穴。

在竹林上方發現了月亮，極亮，跟著我們，出現在白瓷妝牆的小樓上，在兩人高的甘蔗林上，在灰色瓦頂的早點鋪上。

瓦房裡有一朵百合，在橙黃燈光里抹著一層紫色，慢慢走進，一股豆豉味鑽進鼻孔，替代花香完成對「美好」的預設。是早點鋪老闆娘在炒豆豉，有路人朝老闆娘喊了一句：「豆豉味都漏出來了！」老闆娘邊摘耳機，邊緩緩的回道：「是啊，可惜了噯。」

豆豉味像濃稠的墨汁，不易散開，和月亮一起跟著我們走進更深的夜色里，然後在婆娑的樹影里變成某家的煙火味。熱帶進入秋天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白天變短，雖然溫度依然適合短袖，但再往前走幾步，天空的淺藍就開始變深，縈繞在月亮附近的白色雲絮變成了黑煙，想著路盡頭的遙遠傣寨，只能原路折返。

墨色里月光反而更溫柔，有穿白裙的女孩站在路邊回覆信息，白色的裙子在夜幕里飄蕩，像流動的月光。返程時，老闆娘的豆豉已經炒完，拿起手機鑽進屋裡，不見人影，只有老闆從百合花後抬起頭，睡眼惺忪地向外張望。

有貨運大車從狹窄的路面駛過，帶起漫天揚塵，側身避護，扭頭看見車尾燈里走來一位瘦小的阿姨，戴著斗笠，傣裝筒裙配棕花色上身，像一隻花螃蟹，線條筆直分明，但臉上略帶怯意的表情，又讓鋒利的線條顯得柔和。

可能是我過短的頭髮在模糊的燈光里讓她不安，她快步越過我，急切地用傣語和在我前面的舅媽交談。靠著半生不熟的傣語積累，我大概知道她在路對面的養牛場上班，幫人做飯，每天七點半下班後溜達著回家，但是今天天黑得太早了，有點害怕。兩人並肩走在路燈下，路旁巨大闊葉把她們的身形顯得更加嬌小。

最後在一段小路旁道別，她的表情更柔和了，對著我說了一句：「ga li hen。」我愣了一下，舅媽說她在約我們去家裡玩。揮揮手向她道謝，又一輛汽車駛過，橙色的車燈晃過她快步回家的身影，冷風裡夾雜著柴火在灶台裡燃燒的香氣。

# 給你

文•musu

你知道夜不會很長

太陽又會出來

揣著冬天的石子

烤出響聲

甚至在摸黑的手邊

我也能聽到它

不像你知道事物

在它們永久的位置上

明白又敞亮

聽到只是相信

猛然抓起過的手

會再次彈得耳朵通紅



自發光本質上是一個量子過程，不可用經典電磁理論解釋。當代的物理學家被要求以物理學解釋自發光的時候，通常會提到電磁場的零點能量。一九六三年被提出來的傑恩斯卡明斯模型就描述了一個雙態的原子與量子化的場（即是真空）互動的系統。



# 致 S

文•薄衫

如果要給這些書信一個留存於世的理由，那麼，只可能會是日日的寂寞與慾壑難填，是自我的告解和救贖。而至於S是誰，或許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如果那個S讀到這些，或許會痴痴地發笑——有這麼一個人，事隔經年，因為她的離開和出現寫過這麼多字。

## 假想深情

親愛的S：

在床榻間翻覆時，我忽然想起20歲時，你贈我的、而今不知棲居何處的照片，或許是夢裡的事了吧，我生硬地說服自己有過這麼一瞬，好讓自己懷想起我做過的種種癡狂和青澀的舉動，以及那些給你造成的傷害，好讓自己生出一丁點的愧疚。

抱歉，只是這錯事和傷害已然發生，無可避免。如若你不介意，就和你說一些，新歲到來時的事吧。

想起來，我竟也要26歲了，往昨天望去，還以為自己仍是16、7歲，可以繼續放縱、犯錯。

年輕時，以為一切問題都能靠時間解決。心想著長大了、成熟些便好了吧；一面又懼怕著變成麻木的、懷著許多私心的人。

可是，現在終於是「事已至此」了（苦笑）。時間沒能解決的問題依舊存在，而且，更多的問題仍然在持續發生，每天學著逃避，學著，自我放棄，掛著漠然的面皮混沌度日。也不知，未來該駛去哪裡，不知道何時我們能有相遇的機會。

人該是「本性難移」的生物吧。我一面還是幻想著——「你在就好了」，幻想著——會有一個光芒萬丈的人，將我從這破敗不堪的現實中，努力地拽出去；一面又迅速地打消那種想法，繼而說服自己接受這樣的現實：「別等了 她不會來了」。

所以，我仍舊每日寫著這些字，自我呼救。

既然寫下來，就當是這字句已經寄出。不論它是遺落去哪個宇宙空間里，或是僥倖被你捕獲。那麼，就不客套地祝你「新年快樂」了，惟願你存在的每一日都好。

衫

2018.02.20

## 失眠時的巡禮

親愛的S：

展信好，不知不覺的竟已三月了，一直心心念念的影展直到截止日期前，才催促著自己要去轉轉，而更多的展覽、與美好的事物會面的機會，都是這麼拖沓著錯過的。

或許我已錯過太多，於我有信的人，於我有緣的人，人生不就是如此嗎——

等迷途的車，無端繞遠的路，物件的磨損、遺落，或是酩酊、失眠、腸炎、咽痛。每一回這樣的時刻，都是一個人度過，都似乎將人生的航向偏折過一回。

我是相信宿命的，可是對於奇蹟這回事，沒有親歷過，不甚篤定，也自覺並不是多麼美好、光芒萬丈的人，平日里只能靠著吞噬悲傷才好存活下去。

悲傷時，我已一遍遍逢人痛陳過我的愛情，那的確很幼稚，萬分愚蠢。我，甚至沒能扮演一個理想的單戀者，我用自以為是的愛，給我所愛的人帶來的只有傷害。

只是，「愛」是何物，你能否告訴我呢？我在偉大的流傳於世的文學作品裡，見過偉大的愛情，可大多數無疑都是淒絕的、殘酷的、悲傷的，是愛而不得，是愛的失落和分離。

我懷疑，上帝在將原始的雌雄同體的人分化成男女時，是否已將愛也一併分割、撕裂開來。你看這世上存留著的、純粹的愛，如此罕有，它只流通於書本之中，卻不現身在塵世里。

However，期望與你會面，我將在黑暗中，等你給我以回信。

衫

2018/03/03 03:38

## 也翻來蹈去愛過幾回

親愛的S：

我剛剛結束江浙的短途旅行，沿途或歸途全是綿密的惆雨，南方總是這樣的。奈何，沒和親愛的人多待一陣。不知對方是否像我一般，覺得可惜。

花兒一樹樹地競逐開放著，氣溫仍舊沒有回升，我又一次在春天開始患病，似乎也不見痊癒的意思。

一次次地陷入挫敗，一次次地又繼續深懷期待，人生總是重複著這樣的循環，無休止地。你看，我並沒有將二者調換過來，好讓你覺得我仍舊深孚厚愛（不可能會的）。

其實，這幾年，我還是沒有任何長進，一如之前那般空洞、灰暗，彷彿靠近誰，就會將誰吞噬下去。我背負著那些綻放過的、破碎了的片刻，途中目見，白色羽毛的惡魔，卸下俊容的天使，低泣時尚記得，燃弄煙捲便忘掉。

怎樣都好，唯一所系不過是微弱地希望：你仍記得我這顆小星球，曾經為你環繞過。

親愛的，春天快樂！

衫

2018.03.21



## 崩壞的傘骨

親愛的S：

夏天快樂！

密布的陣雨在圍于我，積水在城中造出河道，偷來的一頓飽腹，讓我在羞赧和滿足之間搖擺。

最近睡得很差，數度失眠，持續了很長一陣——情緒化，胡思亂想，腦中充斥的，全是妄念。

一日日地消磨，已經不再期待些什麼。內心告訴自己，反正那些，也終不可能屬於我，何苦強求那許多。愛過、喜歡的，似乎都不曾予我回應。一遍遍地，不過是在重複著自我角力。

想來，很可笑，這便是關乎「我」的全貌了。千瘡百孔、銹跡斑斑、破碎支離、全然陰暗的「我」，不曾完美過的「我」。

我愛過的音樂、書籍、電影……贈我的些許安慰，可能是我至今仍然苟活著的唯一理由了。

今夜是親愛的安溥在台北的演唱會，在舞台上的她仍舊是那麼地閃閃發光，那是我終其一生……都無法抵達的樣子。

失眠的航船仍在巡遊，有時我也會聽到隱隱的歌唱，你會是那個塞壬嗎。

衫

2018.05.12

## 失眠時的絮語

親愛的S：

不知你是否也曾在混沌中向我投寄過信件，夏天就這麼一如往常地臨降了。

又一次平白無故地在凌晨時候驚醒過來，又一次在這樣的時候審問自己過往的人生是否真的是有意義的。我不曾知道，年輕時，我總覺得有人會突然闖入我的生活，讓我平庸的人生煥發生機，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罷了。

或許過了這麼久，我仍舊是個奄奄一息的理想主義者，即便我自知不可能靠那星星點點的理想之火自我燃燒，也不再將那些好聽的話時常掛在嘴邊。

這個世界或許本就不值得被救贖，至少對於那些惡人的世界來說，他們自甘墮落，同時亦以此為樂，他們樂於深陷其中。即便日常的工作是關於法律的條條框框，但尚有這一絲樸素的價值觀讓我覺得自己不是一件冷冰冰的機器。

在網路飛速發展的這些年，這世間的惡普遍傳播在輿論之中，可多數熱度一過便沒了下文。這個世界是複雜的，我們眼見的光明之處，背後潛藏著的是更深更厚重的黑暗，而且，至今我們拿它並沒有更好的辦法。唯一能做的，只是讓自己不墮入其中。

是的，你不得不承認，我們誰也無法將誰泅渡，除了奮力拉自己一把，不讓自己墮得更深。這個世界，是寂寞的，充滿誘惑的，複雜的，少有快樂的。

我唯一微弱的相信，是你還在聽我說話。你還在嗎？倘若尚有機會會面，可否將心事一一講予我聽？

2020.05.13

love is love.

親愛的S:

好久未見，近來可好？

我們有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會面，那個颳風下雨的湖濱之秋彷彿仍在眼前；上一日，還沒來得及收尾的信件仍是殘篇。想延續昨日的心腸把字句寫就，但早已失卻當時的心情，而在寫作的此刻，凌亂的思緒怎樣也聚攏不起。

今天已是冬至，這一年就這麼流經過去，不給人以絲毫喘息的機會。很久沒見你、沒能見你，日日仍假想自己仍心無掛礙，除你之外的人都尚且無法入我法眼，我全然不會是一個深情的人，我只是一個樂於消耗自我、消耗他人的人。

這一點，想必你會體會到，你和我，何嘗不是在彼此消磨。至少，你樂於見我消磨；否則，你不會躲得遠遠的，對我習慣性地避而不見。我無意苛責於你，生而為人，各有各的苦楚，是無法輕易道出的，就如同我有我的不堪一樣。

可我又何其幸運，我沒能移山填海，就那麼輕易地遇到了你。

love is love.

2020.12.21

## 溫柔地發燙

親愛的S：

春天又要結束了，雖然身居的嶺南本就不曾有春天到訪過。可是，在這麼一個季節更替的當口，還是免不了徒增感傷。

或許，也並不是因為春天的離去，只是，時不我待，時光在倉促地流逝，而我們困在原地，什麼都沒有做。

說起來，寫作也無非只是一種「嘔吐」，至少於我而言，至少，它曾經是；現在，或許只是一種「囁囁」，是詞語在詞典冊頁中的翻來蹈去。

在這個偌大的、幾千萬人的城市，每個人都在無意義地重複工作，每日扮演著西西弗斯，終日消耗著生命，無暇去顧及生命的意義。

終日去尋求形而上的東西的話，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是危險的，可是，從來不去直面這些，又何嘗不是一種慢性死亡。或者我們早已在終日無意義地勞作中，提前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如果29歲的我，還能稱得上年輕的話。

我們總是奔波在找尋生命或是生活意義的過程中，雖然這個命題看來總是無解的。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於地球或者宇宙的歷史來說，只是一個瞬間，而所有這些輝煌或是燦爛的創造，最終都將衰敗、覆滅，歸於死寂。

至少，「熱寂論」是這麼說的，而對此我深信不疑。但我們微弱的生命仍秉持著更微弱的自我相信，愛或是思念能將這衰亡的時限延緩。

什麼是生命的意義呢？人類在短暫的文明中還沒能找到，如果它存在……但對於每一個的人，獨特而微小的體驗，生命或是生活的意義，在於它仍存在，即便它哪一天便將迅速終結。

書寫，倘若仍有意義，便在於對於生命體驗的記錄。它是一種無表情的堅信，堅信能讓永不逆轉的時

日停止，甚至倒流。

到那時，如果你還不認識我，那我們現在便認識了。如果，你還沒將我遺忘，那麼，我們會一直緊擁著彼此等候死亡臨降。

深情或是溫柔，縱然無意義，可是，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選擇了。不和死亡產生勾連，不能克服死亡的愛，是虛弱的、毫無力量的，而我，雖然孱弱，但我也可以是一名鬥士。

縱然深情全然是假想，縱然溫柔也斷不能違逆死亡，那麼，也請你同樣微弱地相信，它只可能是真的，毫不摻假。

願我寫下的這些，縱然是一片米紙，它也將包裹住你，免遭時光的侵襲，事隔經年，你揭開時，它仍溫柔地發燙。

你的衫  
@深圳  
2021/04/26

## 途窮天真

親愛的S：

關乎於春天的離去，似乎從來都不值得哀悼；你的離開，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日日書寫關於思念的遺書，任由胡荏瘋長，香煙燃盡了一根又一根，而雨絲仍是綿長的，被雨濕透的夜晚，頭疼是烈酒絕妙的佐餐。

工作讓生活細碎的歡愉變得分崩離析，夏天倏忽而至，那種烈日灼傷皮膚的痛感，在離開亞熱帶後早已失卻，對於夏天毫無來由的期待，也因為你的缺席蕩然無存。

當熱情消退，再偉大的永恆也回歸偶然，重逢不過加劇了彼此生命的覆滅，所以分離是安全的，縱使它是如此的怯懦、喪失勇氣……

最讓人悲哀的，不過是，到頭來我們都無可奈何地接受，你我不可能是彼此的出口，誰也並不能將彼此從生活的漩渦中拖拽出來。

的確是沒有什麼故事好講，因為已經沒有了傾吐的對象；倘若它仍存在，便不該放任我在這一方天地中繼續自斟自酌下去，它會告訴我，寫詩是危險的，戀愛是危險的……可是，它甘願同我一起，不計後果地，抱著途窮天真的無邪勇氣。

衫@深圳  
2021/05/05

電磁場有無限多的自由度，與放射出的光子的不同方向對應。同樣地說，電磁場可以提供的相空間無限地大於原子可以提供的相空間。這發出光子的無限的自由度便導致了看起來不可逆轉的衰變，也就是自發光。





撮影/ 鐵頭



# 自拍

文•陳樹

期中考成績早讀的時候就被貼在教室後面的通知欄裡，翁正直第二節課下課時才去看，因為第一節課下課時那裡擠了太多人，也因為翁正直對自己的成績是什麼樣的已猜到了七八分。第二節下課他走過去看成績，成績單是由第一名排到最後一名，他從上往下找，在第二十二名的地方看到他的名字。班上四十個人，也就是說有二十一人的成績比他好，十八人的成績比他差。連同這次，前幾次的期中期末考成績名次有五名上下的浮動，但給翁正直的感覺都差不多，既不讓他高興，也不讓他難受。

除了自己的成績，翁正直也注意了另一個人的成績，就是第一名的那個人。翁正直注意的並不是具體哪個人，只是注意第一名，誰是第一名他就注意誰。相反地，他並不注意最後一名。考試排名本質上是比誰考得好，而不是比誰考得差，所以他注意好的就夠了。但看到了第一名那人的名字時，他注意力就從第一名轉到了這個具體的人身上。他心想，「又是盧明亮啊」。盧明亮是班上那個十次考試七次要拿第一的男生。翁正直馬上產生了一些聯想。有一些傳聞他是聽林悅說的，林悅又是聽朱凱威說的，朱凱威和盧明亮初中開始就是同學，家也住的近，所以關於盧明亮朱凱威知道一些班上其他人不知道的並不奇怪。林悅說，朱凱威說，盧明亮背課文的時候一定要用熱水泡腳，這樣效率會特別高。聽林悅說的時候，

翁正直馬上就在腦中構想了一個畫面，盧明亮坐在一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書桌前，兩腳泡在一盆熱氣騰騰的熱水裡，兩手捧著書，時而打開，時而掩上，神情莊重，口中念念有詞。之後每次看到盧明亮得了第一名，翁正直都會在腦中浮現起這個畫面。

為什麼拿第一名的學生的生活那麼容易想像呢？翁正直沒去過盧明亮家，甚至就沒和盧明亮說過幾次話，所以他不知道真實是什麼，盧明亮放學回家後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像他想像的那樣。但是他知道關於盧明亮的想像來得很快，幾乎不用費力氣，只憑聽聞的三言兩語馬上就能把一個形象在腦中勾畫出來，就像擦燃一根火柴一下就照亮了一間黑屋子似的。換做是別人，比如總在三十名裡의 同桌廖大富，不管他怎樣每天跟翁正直講他回家後幹了什麼，看了什麼電視，吃了什麼飯菜，逛街逛到哪裡，翁正直對廖大富在家的生活怎麼也形成不了一個畫面。反過來說，翁正直也覺得廖大富對他的生活也沒有任何理解，就算廖大富是班上和翁正直說過最多話的那個人。他翁正直在生活裡是什麼人，翁正直相信廖大富根本沒有什麼固定的印象。

就好像那些最新的觸控式螢幕手機，都是那麼直觀好用，一碰就懂。林悅新買的蘋果手機，翁正直借來在上面玩了一局水果忍者，也沒人教

他，他也不看提示，一下就玩順手了，觸控式螢幕的操作跟他想像的完全一致。把手機還給林悅後，他還對觸控式螢幕能實現什麼功能想像了很久。翁正直自己的那台老爸不用了給他用的舊諾基亞手機，除了電話短信功能，就只能用來當計算器，查字典，拍照，遊戲只有一個貪吃蛇，還要用按鍵操作，班上除了他翁正直恐怕沒有第二個人會用。廖大富第一次借他的手機查單詞，花了三分鐘都沒找到電子辭典在哪裡。

這天的課上語文、數學、英語、物理的期中考卷發下來，翁正直把考卷帶回家，照例要給老爸看一下。但是說實話翁正直不知道他要給老爸看的是什麼。這種成績的考卷，老爸看了也不會獎賞他，也不會罰他。他老爸也不會具體去看他考卷錯在哪裡，他老爸自己本身只是高中程度的文化，高三的考卷他老爸應該已經不能明白了，只是還是要例行公事一般，用他在單位當處長的口吻，問翁正直幾個問題，不痛不癢地提點幾句。他老爸從來沒說過要是翁正直考上第一名或者前幾名要給他什麼獎勵，不過這大概也是因為翁正直上高中以來從來就沒考進過十名以內，不能怪他老爸對他沒有這種期待。每次給老爸看完考卷，沒有獎勵，沒有懲罰，翁正直都會有一種無聊，厭惡的感覺，好像自己被關在一間狹窄，簡陋，沒有出口的房間裡。如果是盧明亮，翁正直想，每次拿考卷回家應該都會得到相當的反應，要麼給第一名慶功，要麼為為什麼沒拿到第一名大為緊張。盧明亮家裡對盧明亮拿第一名應該總有獎勵的吧，是什麼呢？零花錢，點心，還是旅遊的承諾？不對，盧明亮要拿的獎勵應該是超過這些的，他要拿的獎勵是高考時的北大清華的保送。翁正直又輕易地想像到了自己完全不熟的人的未來。對他自己的未來，高考時要報哪所大學，本二還是專科，要看學校，專業，還是地點，每次翁正直只想像了一個開頭就懶得再想下去。

和老爸就考卷談了十分鐘，對於老爸說了什麼翁正直基本什麼也沒記住，無聊地回到自己房間裡。翁正直想，還是看微博吧。晚自習的時候已經把大部分作業做完了，剩下英語作業沒做，明天早上早點到學校，找人抄一下算了，現在已經不是做作業的心情。翁正直打開電腦，進入微博主

頁。他先看了看自己的訊息，昨天發的一張拍到有人在公園丟垃圾的照片有兩個贊，一個是林悅（微博名小星大亮），一個是在外省上大學的表姐（微博名如羽）。翁正直之前在微博上發的順手拍的風景照片，有時一個贊，有時兩個贊，差不多都是來自這兩個人。另外一條他發的訊息有五個贊，這是他昨天看到一條關於明星出軌的八卦微博，想了很久，想到一條他認為很不錯的金句，跟發在這條微博後面的，「怎麼去喜歡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歡的是誰。喜歡誰就決定了我們怎麼去喜歡。」翁正直自己覺得這句話編得相當有水準，而且這條八卦微博本身關注就多，有好幾十萬轉發，他預期自己這條至少能收到幾十個贊。雖然沒達到他的預期，但是五個來自陌生人的贊還是讓翁正直小小興奮了一下。他打開每個點贊的人的微博頁面，看了一下他們最近發的幾條微博，想瞭解一下給他點贊的是什麼人。有兩個因為在消息裡提到學校，可以認為是學生，其他三個雖然有曬飯菜，曬包包的照片，但完全看不出是什麼人。

看了一會兒陌生人微博裡的生活瑣事，感覺聯繫不到自己，翁正直又漸漸無聊起來。還是看點有意思的吧，翁正直打開一個八卦微博的主頁，眼前出現這樣一條訊息，「十大女星當眾走光瞬間」，說近日某女星參加某活動不慎摔倒內衣走光，小編特意整理了十大女星走光的瞬間云云，後面跟著文章的連結。翁正直心跳有點微微加快，他打開連結，把那篇塞了一排照片的文章看了。家裡的寬頻幾秒鐘就把十幾張照片顯示了出來。看過之後，翁正直並不覺得怎麼樣，這些走光的照片並不精彩，根本不是什麼值得他加快心跳來期待的。但是他期待的是什麼呢？在看到文章的標題時，他是為什麼而心跳加快呢？實際看到這些照片之後，他又為什麼不以為然呢？女人的內衣，裙底讓人看到，這件無聊透頂的事是不是和他翁正直有什麼秘密的聯繫，以至於讓他有這種異常反應？

接著翁正直又胡亂看了一篇什麼「職場生存七項守則」，又看了一個「x x 公司討薪現場」的視頻。看過混亂的討薪現場視頻，翁正直不知出於一種什麼興趣，又把下面的幾百條評論看了。這



些什麼職場生存，公司討薪，和翁正直自己究竟有什麼聯繫呢？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和他一個高中生沒有任何聯繫的事，他是抱著怎樣的興趣去看的呢？也許可以說這些事與將來的他可能有聯繫，但是僅僅是將來有聯繫的可能，不至於成為翁正直現在就對這些事感興趣的理由吧。要是說現在就有聯繫的事，翁正直作為一個高中生，有聯繫的應該不是名家講座，習題詳解之類的視頻嗎？但是翁正直根本想都沒有想要看那些視頻，就好像那些才是真正和他沒聯繫的事似的。而那些表面看起來和他沒聯繫的訊息，反而倒像是真正和他有聯繫的。要是這麼看來，也許翁正直意識裡的自己並不是一個高中生。

因為剛才看過女人的走光照，翁正直有一種下流感，伴隨著輕微的對自己的厭惡。翁正直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感的人，他意識裡還是有高尚的事和下流的事的區分的。要是產生了這樣的下流感，翁正直通常會到一個公益基金的微博上看看。這個公益基金的微博常常會發一些山區兒童貧困生活的照片，還有連結連到一些公益基金活動事蹟的文章。這天翁正直進了這個微博，看到一篇講一個城市裡的大學生到山區當小學老師的事的文章。翁正直花半小時把這篇文章讀了，像他預期的一樣，浮躁的心沉靜了下來，點了一下轉發的按鈕，然後去衛生間刷牙洗臉，準備睡覺了。

關了燈躺在被窩裡，翁正直回想著剛才看過的文章，忽然在一瞬間他對那個老師有了一個自以為的更深刻的理解。翁正直想，這個人成長的環境裡一定也有個盧明亮，一個于家成。于家成是翁正直班上那個土豪家的小孩，平時表現得很內斂的，但聽人說週末他會開著寶馬車出去兜風，還給女朋友買鑽石戒指什麼的。翁正直父母的工資加起來，十年也買不了一輛寶馬車。文章裡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描寫，但翁正直理所當然地認為那個老師成長的過程中也有一個盧明亮，一個于家成，而且這就是他為什麼做出跑到山區教書這麼怪異的事的原因。翁正直想，等我大學畢業時候，盧明亮進什麼中央部門還是什麼大公司，于家成當上什麼大老闆，我什麼工作也找不到，為了一個根本不理想的職位還要到處找人說

情，我他媽也跑到山區當老師算了。好像是對翁正直這段思想的注解，他腦中浮現起剛才看到的照片上女明星裙下的風景。他心想，女明星也不容易，經常在公共場合活動，要想從不走光太難了。思維這樣跳躍後，翁正直疲倦起來，迷迷糊糊地就睡了。

這天早上從一起來翁正直就覺得心神不寧。醒來之前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他走了一個陌生的城區裡面，時間是晚上，照亮街道的是金黃色的燈光。他好像迷路了一樣，走上一個水閘，下面是河流，他從水閘上很窄的橫樑穿了過去。為什麼要在一個陌生的城市穿過水閘他完全不明白。一會兒他又回到馬路上，看到一個認識的人，是他初中時說話算比較多，但算不上好朋友的同學，他走上去和那個同學打招呼，那同學說他家就在這附近，問翁正直要不要去坐一下。翁正直心想你家我又不是沒去過，怎麼會在這個我根本沒來過的街區呢？但是他還是跟著這個同學往前走，還沒走到目的地，翁正直就醒了。是他老媽把他叫醒的，叫醒了還對他說，再不起來就要遲到了。翁正直起來穿衣洗漱，但那個夢沒看到結局，翁正直鬱悶了好一陣。

出了門來到平時吃早點的地方，翁正直買了豆漿花卷，坐在旁邊的座位上吃。這個早點攤在一條大馬路邊上，一輛推車上有蒸籠，有炸油條的炸鍋，旁邊擺著兩張折疊桌，七八張矮凳，照顧攤子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和一個她女兒模樣的十五六歲的少女。六七點鐘馬路上還沒什麼車，車道上空蕩蕩的，只有公交車間或駛過，路人裡有很多都是中學生，看校服馬上能知道是哪個學校的。翁正直在吃早餐的時候，路人裡忽然出現一個異樣的人，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女人，手裡抱著一個包在襁褓裡的嬰兒快步地往前走，朝翁正直的方向走過來。走到早點攤所在的路口附近的時候，女人身後追上來三個人，兩個男人，還有一個過了五十歲的老女人。這三人和女人拉扯了一陣，老女人從女人懷裡把嬰兒搶了過去，往來的地方走回去了。好像搶走嬰兒就是他們目的，兩個男人也跟著老女人走了。這個過程中年輕女人口中一直爭辯著，說我憑什麼不能把孩子帶走，你們不顧王法了嗎什麼的。等嬰兒被搶走



了，女人看著那三人的後背，愣了一會兒，喊了一聲說，「你們X家全都是王八蛋！不要以為我會甘休，孩子早晚是我的，你們看著吧！」

罵完后女人往馬路另一頭快步走掉了。這怪異的一幕讓翁正直恍然覺得是不是自己還在做夢。他轉頭看了一下周圍的人，坐在攤上吃早點的，還有停下的路人，大多數人臉上也都是不明所以的表情，有的仿佛感到有趣地露出微笑。翁正直想，也許這個女人和老女人那家人有什麼關於孩子的糾紛，在街上爭執起來，只是碰巧地點是在翁正直吃早餐的地方，讓他偶然看到罷了。這件事對翁正直應該沒有什麼更深的意義。只是那個女人的最後一句話，「你們看著吧」，讓翁正直聯想到了什麼。他在腦中對這句話模模糊糊地思索了一陣。為什麼兩方人爭執起來，到最後總有一方人要表示讓對方看些什麼？在爭執中輸了的一方，為什麼會想到要讓對方看著這件事？讓對方看著能攻擊、懲罰到對方嗎？這個孩子被搶走的女人在最後最想表達的不是對自己有利的道理，不是能使對方屈服的威脅，而是要對方看著，好像自己是演員，對方是觀眾一樣，她想以此達到什麼呢？讓人看這件事究竟有什麼秘密的涵義呢？

剛不久前翁正直也產生過想讓對方看著這種想法。那是班主任跟他談高考填志願的事時，班主任對他說，以你幾次模擬考的成績，就算把高考前這幾個月努力能提高的部分算進去，要上一本線也很難，所以我建議你最好只填二本的學校。翁正直當時就感到一陣惱火，心想，是嗎？你就看著吧。當時翁正直想讓班主任看什麼，其實他並沒有想清楚，也許是他會努力提高成績，沖上一本線？也許是他要故意作對，填個專科學校，總之就是不填二本？反正翁正直就是想讓班主任看看，看看他可以和班主任對他的預期完全不一樣。說起來班主任對他的建議還是很合理的。班主任是一個四十來歲身材消瘦的中年男人，教高中教了十幾年，帶過好幾屆畢業生，所以他的建議都是從現實的角度出發的。他建議翁正直填二本，大概就說明翁正直的實際情況最好就是上二本。以翁正直不高的學業上的上進心，他其實也並不覺得二本比一本差多少，或者比專科好多少。但也許讓翁正直發怒的就是這個實際情況。不管是好是壞，好

像有一個實際存在的翁正直本身就是對翁正直的傷害。但就像其他讓翁正直發怒的事一樣，到了晚上他看看微博，睡一覺，第二天就不記得了。之後想起填志願的事，他也就像班主任建議的那樣，把二本當做自己的目標。

還有那次體育課考引體向上。那時班上男生聚集在小操場上，一個一個上單杠做引體向上，體育老師在旁邊記分。很多男生做的時候都用擺動的方法，以抓著單杠的手為圓心有弧度地前後擺動，借助擺動的力量把自己拉上去。這和以前體育老師示範的引體向上的做法根本不一樣，但體育老師也不計較，就算用擺動的，拉幾下就記幾下。及格線是十下，幾個體育不好的在別的項目都不及格的男生，這時用擺動的，也做到了十五六下。但輪到翁正直做的時候他就不這麼做。他想，我就讓你們看看，真正的引體向上是怎麼做的。他上了單杠，按體育老師示範過的動作那樣，直直地把身體拉上去。這樣做當然比擺上去費力，翁正直做了十一下就做不動了。他下來後，體育老師當然也就記了十一下。不用說，根本沒人注意到他多餘的心思，沒人注意到他想讓人看的，只有他翁正直明白真正的引體向上怎麼做這件事。他不過讓自己成了體育老師記分本上另一個剛及格的學生罷了。

這天上午一節課下課的時候，廖大富和翁正直在教室外的走廊談到一件事，就是好像班上的陳凱和吳雨心好像在交往。廖大富說，「他們從豐匯廣場進去，就看到陳凱和吳雨心牽著手在佳宜的門口看什麼，他們就悄悄跟了一會兒，看到他們倆在路邊攤買了兩串烤串，好像是陳凱付的錢，最後他們一起走到電影院裡去了。」吳雨心是班上一個頭髮很長，劉海很濃，皮膚顯出有些不健康的蒼白的女生。陳凱則是班上一個坐在後排其貌不揚的男生。在這之前翁正直從沒聽說過吳雨心和哪個男生有戀愛關係，吳雨心幾乎從不和男生說話，女生中朋友也很少，翁正直印象裡就沒怎麼見過她和人交流，但是這時很奇怪地，聽廖大富這麼一說，吳雨心和一個男生牽著手站在商店門口的畫面，一下就在翁正直腦中構畫出來了。這完全違反翁正直對吳雨心平常印象的畫面，這時在翁正直腦中一點不讓他覺得突兀，反

而顯得舒服自然，好像這個他沒有親眼見到，只是通過聽說構想起來的畫面，裡面存在著真實的吳雨心，而他平時每天在班上親眼看到的吳雨心，則是一個不重要的假像。

廖大富說，「啊，反正你也不用羨慕他們，你已經有林悅了嘛。」翁正直轉頭瞪了廖大富一眼。廖大富這句話讓翁正直惱火。他剛進入一個舒服的想像中，廖大富就要來提這樣一件讓他不舒服的事。什麼叫他已經有林悅了？林悅是他什麼人？林悅只不過是初中時就和他同班、坐在他前桌、家離得比較近、有時上放學同路的一個女生罷了。做平時說說話、互相幫忙解解悶的朋友可以，要說和林悅談戀愛，翁正直是想都不願想的。可能是因為翁正直覺得林悅長得不好看，臉太長，像個冬瓜，兩眼距離偏近，看起來有點傻，平時辣的東西吃太多上火，臉上總是一片瘡子。他要是和林悅出門牽手，被人看到，那絕對成不了什麼好的傳聞。吳雨心和男生牽手能成為美談，他和林悅牽手那就是個笑話。除了林悅長得不好看之外，可以笑的也許還有他翁正直是不是不靠家離得近，座位靠得近這些偶然因素，就找不到戀愛對象。他翁正直是要何等的下流，無能，耐不住寂寞，才會以這些條件來談戀愛？總之翁正直把一切關於他和林悅有朋友以上的關係的說法都當成對他的嘲笑。廖大富算是翁正直比較親近的朋友，他偶爾可以提一下，平時翁正直聽到這話也就打岔過去，不會往心裡去。但是這天翁正直心情特別不安定，對廖大富這話氣惱來得特別深，氣得連一句反駁的話也沒有說。

這件事發生在這天下午放學的時候。下午放學到晚自習開始前的這兩小時時間，翁正直平時會找人吃飯，再到操場上做點運動就過去了。但這天翁正直因為心情的緣故，誰也不想理，最後一節課下課，他就自己牽自行車出校門，想在學校附近的街上找家沒吃過的菜館，吃點不同的東西換換心情。他出了校門往西北城區的方向騎，一路上經過繁忙的商店街，他沿路看著不同餐館的招牌。騎了大約十五分鐘，他看到馬路前面一兩百米處有異樣的景象，有一些人影在緊張地走動。再靠近一點，原來是商店街往旁邊延伸的一條巷子裡有一棟平房著了火，火都燒到房頂上

了，濃煙滾滾的。兩旁的建築是水泥的樓房，因此沒有跟著燒起來，但不遠處有些拉著電線的電線杆，看起來也很危險。離著火的房子十幾步開外的地方，圍觀的人圍成了人牆，有幾個救火的人用水桶往房子潑水，但完全起不到遏制火勢的效果。可能火剛燒起來不久，加上附近的馬路太擁堵，消防車還沒有來。翁正直在那裡看了十分鐘左右，他才聽到消防車警笛的聲音。

翁正直從人牆的一角盯著那著火的房子。他有一種被迷住了的感覺。在盯著那著火勢的幾分鐘時間裡，腦中那些給他重擔的事，考了二十二名的事，被人以為和林悅在交往的事，微博上沒人理睬的事……他全都忘了。他立刻感到一種真實的安慰。這火是破壞性的，它在摧毀一棟房子，映在翁正直眼裡，也在摧毀翁正直內在的某些東西，也許就是那個長期壓迫著他的所謂的實際的自己。在這吞噬一切的火勢的面前，他的實際的自己變得不重要了，消失了。這樣破壞，翁正直好像是歡迎的。在一種感動之中，翁正直掏出手機，轉過去背對那著火的房子，舉起手機讓攝像頭對著自己，按下拍照鍵。然後他馬上檢查了一下這張自拍，確認了自己的面孔和著火的房子都在畫面裡。他做這些事的時候，當然滿腦子都是情感的衝動，就好像還在一個自己做的夢裡一樣，至於房子著火這件事的現實意義，房子主人和周邊的人受到的影響，像是透明的一樣，一丁點都沒有進入他的思緒中。

在這張照片裡，翁正直表情不是笑著，像到哪個景點，請人幫忙拍照，被幫忙的那個人要求笑一下那樣。他也不是正經嚴肅的表情，好像這張照片裡有什麼天大的意義。說實話他說不上他在這張照片裡的是什麼表情，又自然，又古怪，好像是一個自然的表情通過什麼凹凸鏡被扭曲了一樣。他忽然想到這也許是他真實的自己。不是實際的自己，而是真實的自己，實際的自己不能包括的自己。如果在夢中能拍照的話，他自拍出來應該就是這樣。這晚晚自習的時候，翁正直想起這張照片就忍不住興奮，還好幾次拿出手機調出來又看一遍。他興奮不單是因為他拍到一張有真



實的自己在裡面的照片，還因為他想到回家後要把這張照片放到微博上，讓全世界的人都看看。

但他同時又有些顧慮。他這顧慮不是因為預想到事情的後果，因為從結果來看，如果他事前有預料，他就不單應該僅僅是顧慮，而是會徹底放棄這個念頭。他的顧慮在於這件事，把真實的自己放到網上給人看這件事本身。他這顧慮接近於羞澀，就是中了什麼大獎想藏著不告訴別人那類感覺。但是臨睡前，他還是上微博把照片傳了上去，作為這天的最後一件事。因為如果不這麼做，這離奇的一天就好像沒有過一樣。本來他想在照片下麵寫些旁白，「看！」，「好大的火」，「可以烤雞翅膀了」之類的，但他覺得這些都不能表達他拍這張自拍時的心情，最後就沒有注解地只傳了照片。他覺得這張照片本身已經說了他全部想要說的了。發了微博後他想，十幾二十個轉發和評論應該會有吧，畢竟房子著火不是天天能遇上的。

發完照片翁正直就去睡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時他也沒有開電腦去看微博，直接去學校了。他第二次看到自己發的這條微博是這天下午五點。下午最後一節課結束後，翁正直坐在位子上，正想著晚飯要吃什麼，只見林悅朝他走過來，手裡拿著蘋果手機，臉色有點緊張。她對翁正直說，「你昨天是不是在微博上發了一張在著火的房子前的自拍？」翁正直坐著應她說，「是啊，看到了？」林悅就把手機遞到他面前。翁正直接住一看，上面顯示的就是他那條微博，然後下面有兩個很大的數字，一個是轉發數，一個是評論數，分別是兩百多和一千多。翁正直從沒想過這樣的數字會和他的微博聯繫上，愣住了一會兒，然後翻下去看那些評論，才開始接受這些評論是沖著他這條微博來的這個事實。翻了一會兒，他開始明白發生了什麼。有一個大V轉發了他這條微博。大V就是微博上一些言論領袖，通常都有數以萬記的追隨者，每次發點什麼，不管是政治問題還是美食八卦，都會引起大規模的討論。轉發翁正直這條微博的叫江山難移的大V有三十多萬粉絲，他下午三點時轉發了翁正直的微博，加了一句「現在的高中生道德水準」，兩個小時裡就有一萬多轉發。很多人是看了大V的轉發，跑到翁正直的微博原文下來評

論的。要是把大V的轉發的轉發也算進去，翁正直這條微博已經被轉發上萬次了。

林悅說，「怎麼辦？你要把這條微博刪了嗎？」翁正直想了一下說，「都那麼多人轉發了，現在刪還有意義嗎？」林悅說，「那你想就把它放在上面？」翁正直說，「就放著吧。」林悅說，「好吧，那我可不管你了。」翁正直說，「沒事，有什麼大不了的？」翁正直雖然這麼說，但心裡沒有一點底，這是他完全沒有經歷過的事，他並不真的知道發生了什麼。翁正直這時最想做的，就是跑回家裡開電腦上微博，仔細看看那些評論都在說些什麼，然後再想應對的方法。但也許他同時又想拖延著不願去面對這件事，他在教室裡坐到了晚自習結束，才和別同學一起離開了學校。挺奇怪的，雖然翁正直這時心完全在另一件事上，但他頭腦的運轉並沒有受到影響，晚自習的時候很難得地把當天的作業全部做完了，還用半小時預習了第二天的講課。

晚上回家之後翁正直第一件事就是開電腦看微博。到這時九點多鐘，他那條微博的轉發數和評論數已經到了一千多和兩千多，大V轉發的那條微博轉發數已經超過五萬，後來翁正直知道，因為上了一個熱門圖片網站的首頁，在七點半的時候他這條微博又有一個流覽的高峰。翁正直本來想坐下來把評論一條條看過去，但是他看了三百多條後就不想再看了。評論表達的意思大多數都一樣，就是為什麼房子著火他不去救火，反而還有心情拍自拍，「他父母是怎麼教育他的？」「小朋友，拿別人的災難來取樂是不對的」，「由此可以看出素質教育的失敗」等等。到了一百條之後也出現一些幫他說話的人，「一個還不懂事的高中生在不該拍自拍的地方拍張自拍，用得著這樣大肆批判嗎？」「旁邊圍觀的人裡不是也有手裡舉著手機嗎？需要針對他一個嗎？」「在這裡數落這個高中生的，真的看到房子著火，恐怕是躲得最遠的那個吧。」但這樣反駁的意思基本都得不到什麼回應。那些指責他的人，對反面觀



點就像看不到一樣，依然把不變的語言組成的指責一條條地跟在下面。

然後翁正直躺在床上，愣愣地看著天花板，他已經累了，也已經到睡覺的時間了，但他腦中就像在起風暴一樣，轟隆亂響，根本不是休息的狀態。算起來，他生活裡和他有關係的人，父母，班主任，比較好的親戚朋友同學，加起來大概就十個人吧。如果把他知道名字有說過話的人都算起來，大概也就五十個人。現在有成千上萬的人看過他的照片，知道他，還想對他表達點什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數以萬計的人，每個人都有一個生活，打開他們的微博來看的話，每個人可能都有一排曬吃的曬風景的照片和心情分享，如果要把這些人的微博全部看一遍，可能幾個月都看不完。但如果不去看他們的微博，他們來看翁正直的微博的行為就成了單方面的行為。仗著人多，這些人在翁正直的微博下評論時肯定也沒預想翁正直會回復或反過來去看他們。這種情況是翁征完全陌生，無法理解的。如果是這樣，如果他們不需要翁正直和他們對等互看互相認識，這些人和翁正直的關係是什麼？自己認識對方，對方不認識自己，自己見過對方，對方沒見過自己，那不是指那些有名的演員，歌星影星的事嗎？他翁正直一個一無是處的高中生難道就因為這一張自拍也成了明星了？

在評論數這個異常的情況面前，評論的內容本身顯得無足輕重了。但想到評論的內容本身，翁正直也有好些不解的地方。他在著火的房子前面拍一張自拍怎麼就不道德了？那時圍觀的人那麼多，為什麼偏偏指著他問為什麼不去救火？他知道滅火器放在哪裡，水桶水源在哪裡嗎？這世上有專門負責救火的人，就是消防隊，如果房子著火是要求路人去救，國家拿錢建設消防隊幹嘛？他又想，果然穿著校服拍這張自拍不大對，讓人看出他是高中生，別人能連他是哪所學校的都看得出來，要是讓學校知道這件事不知道還會有什麼麻煩。但他轉念又想，有什麼大不了的，這張自拍真的那麼可怕，要提到素質教育失敗的層面上嗎？如果說在災難的地點不能拍照，那麼那些新聞記者不是全都不道德了？那些拍了地震受災現場的記者，他們不去救那些受困的人，還

有心思拍照，沒聽說有人指責的，他翁正直拍了一張目擊災難現場的照片，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新聞照片，為什麼突然就不行了？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到目前為止清清楚楚地把主人公這位高中生的心理活動呈現出來，可能會讓讀者覺得他內在的世界很有條理似的，但在我們的主人公看來絕非是這樣。他的情感，行為，及其背後的原因，一切都是模模糊糊，不能為他的意識分辨，像是沉在海底的一團團水草，看不清楚，理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主人公絕不可能做到內心平靜，他憤怒，疑懼，又無助地慌張。他憤怒因為別人攻擊他，就像走在街上無端地被不認識的人撞了一下，自然地有對抗的反應。他疑懼因為他從來就沒有什麼對自己的信心。他在想，發生今天這樣的事是不是他受的教育的錯誤，父母的失敗，他本身的缺陷，是不是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耐不住寂寞，愛風騷，愛有人看的人，才讓他陷入今天這個局面。他無助的慌張是因為他從未在任何的教科書上讀過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應對，語文，數學，英語，歷史，政治，物理，化學，生物，沒有任何一門課的任何一點知識這時能給他一個有幫助的啟示。他躺在床上，感到這些從看不清的黑色迷霧中透過來的精神的折磨好像有人抓住他的頭把他往水塘裡按，他在幾乎讓他窒息的毀滅感中，像是要抓住一根救命的浮草一樣。半夜兩點多，他爬起來發了一條微博，爭辯說，「我沒去救火在旁邊自拍怎麼了，新聞記者在地震現場拍那些照片時不是也沒去救人嗎？」

發了這條微博，翁正直覺得自己出了一口氣，上床埋頭睡了。第二天早上他起來也沒開電腦看微博，直接去了學校，等又一次看微博的時候，還是下午放學的時間，在林悅手機上看的。從他前一晚發完微博，到他再一次看微博這大約十五小時時間裡，微博上發生了這樣一些事。之前轉發翁正直自拍的大V，在凌晨五點又一次轉發了翁正直的抗議的微博，這條微博引起了新一輪討論的熱潮。很多人想幫翁正直弄明白他的辯解的邏輯錯誤在哪，還有人模仿翁正直那句話編出惡搞的段子：「我在景點上刻點字怎麼了，那些名人文人皇帝大臣在景點上刻字不是都被當做

文物供起來了嗎？」「我買票不排隊怎麼了，那些拿V I P卡走快速通道的人不都沒排隊嗎？」「我在廣場上跳舞怎麼了，大劇院的舞蹈表演你們不嫌吵還得掏錢買票才能看呢。」還有一些人把翁正直的自拍惡搞地加工，比如給翁正直胸前P S上一個記者證，下面添一行小注，「其實我是記者」。單是這些模仿的微博，惡搞的圖片，每個就都有上萬的轉發。因為影響力太大，下午四點左右一個好像是什麼有名的教育專家的人寫了一篇博客，一本正經地評論了這件事，在結尾一段寫道，「也許我們不該太過追究這名高中生是出於什麼心態在著火地點拍了這張自拍，也不用太多議論網上給他的這些關注，指責，惡搞是不是合理。從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著火的房子所處的街道很狹窄，消防車無法開進來，附近就有高壓電線，一旦在這裡著火，對附近的居民能造成很大的危害。為什麼城市規劃機構允許易燃的全木房子建在這裡，而且在附近不設立消防裝置，也許追問這樣的事，比起追問這個高中生是不是體現了學校德育的失敗，能讓我們從這張自拍裡學到更多。」這篇博客不到兩小時就吸引了上百的評論。

翁正直拿著林悅的手機看著網上這些事，從下午放學一直看到晚自習開始，飯都沒去吃。從前消遣著看微博的時候，他都沒連續看過這麼長時間，所有這些博客的評論，微博的評論，竟然都不是別人的事，每一條都是沖著他翁正直本人來的。這堆滿了一屏又一屏的每一條評論，好像都在要求翁正直回復，在勾引著翁正直的反抗心理，但翁正直既然不可能做到一一去回復他們，他就只是任憑聲音在腦中轟鳴亂響，沒有任何應對的方法。只是在兩小時時間裡冒著冷汗看這些由他的一條訊息激起的反應這個過程的最後，翁正直漸漸開始明白一件事。他前一天發那條辯解，說記者不是也怎樣怎樣，發的時候，翁正直自己是覺得蠻有道理的。他覺得自己闡述了一個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個人讀過之後都會立刻理解他，不再指責他。但這時候他不再這樣想了。他開始看出他的辯解僅僅是辯解，是他受到指責的痛苦後的一種反應，是他為了停止別人的指責的一個詭計，是出自他自己，為了他自己的，和這個世界的真理根本沒有一點關係。很奇怪的，意識到這一點

後，他那種「為什麼你們要指責我」「為什麼你們不理解我」的痛苦，忽然就不再讓他痛苦了。

意識到這一點後，他看到的數以萬計的對他的指責，諷刺，評論，原本聲勢逼人的，忽然轟然坍塌，失去對他的一切影響了。在短暫的一段時間裡，這整件事對他的生活可見的影響只有一個。以前翁正直不喜歡想事情，一有什麼看起來很複雜，不認真想一會兒不能明白的事，他寧願不去想，而是打開微博逛一逛，能把這件事忘掉最好。但是他現在不能這麼做了。因為這次給他問題的就是微博。以前他接受微博給他的服務，讓他像在一個地窖的小窗裡偷窺外面馬路上的世界，只有他看人，沒有人看他，舒舒服服地當一名觀眾。現在他上微博就像一個人光著身子走到大街上，不是他看人，而是人看他。看到隨便哪個網頁的文字，不管實際上是不是關於他的，他都覺得是在寫他，雖然讀文字的是他，但他不能感到他在看別人，只能從文字中感到別人在看他。這樣微博給他以前那種享受的前提就不成立了。

晚上回到家裡，父母都坐在客廳裡看電視，看一出什麼很長的他們幾個月前就在看的連續劇。他媽聽見他回來，轉頭對他說，燉了涼茶，讓他去喝一點。翁正直根本沒心思喝什麼涼茶，但他想了想，為了不表現出自己的異樣，他還是做出聽話的樣子，到廚房倒了涼茶喝了。關於微博上這件事，他沒什麼可以和他父母說的。他爸接受訊息的唯一來源是電視和家裡訂的兩份報紙。可能單位裡還有另一份報紙吧。他爸書房裡的電腦，用的最多的是在QQ遊戲上打麻將，前段時間第一次用WORD處理了一份檔，還找翁正直問了半天排版方面的問題。他媽就更不用提了，初中文化，在單位看傳達室的，打字都不會。兩人估計要弄清楚什麼是網路都很困難，翁正直怎麼能指望關於微博的事，二老能明白得比他多，還能給他什麼比他自己想到的更有用的建議呢。

在自己房間裡，翁正直坐在床上，看著房間裡的東西，書桌，椅子，書架，檯燈，鬧鐘，文



具盒。他以一種從未有過的目光去看這些東西，這些與他如此接近，幾年來每天圍著他睡覺的東西，這時忽然顯出一種陌生的樣子。這些東西無疑都是他的，但這時又不像是他的，他好像在一個陌生人的房間看一個陌生人的所有品。也許他翁正直本身對他來說就是陌生人。但如果他不是翁正直，他是什麼人？他如果不是此時此地坐在翁正直床上的這個人，他存在在哪裡？這個對存在本身的重大懷疑，翁正直不覺得是自己可以承受的，但這時他沒有互聯網那個紛亂的世界可以讓他分心，逃避，他只能抱著頭想下去。如果他不是翁正直，那就說明還有一個他，如果有一個和每個人看見的並稱呼為翁正直的人不同的他，只有他知道這件事，他該怎麼辦？首要的事，就是讓人看看這個他，這是他達成一切為了他自己的目的的事的開始。如果他掌握著真實，他想讓人看，這是沒錯的。但這樣問題就來了。他那張自認為有真實的他在裡面的照片，在網上讓那麼多人看過，他被看的要求得到的回答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預期，但他為什麼沒有一點滿足感？他還在苦惱什麼？

第二天來到班上，早讀前作為數學課代表的盧明亮把上次數學小測的卷子發給班上同學。發到翁正直的時候，翁正直從盧明亮手中接過卷子，抬頭看了他一眼。很意外的，翁正直發現自己對盧明亮沒有以前那種又有些欽羨，又有些恨意的心態。他忽然有一個很奇怪的發現，就是盧明亮原來個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盧明亮在翁正直眼中已經沒有一種可畏的光環。看著盧明亮繼續在班上發卷子，翁正直心想，考試總得第一又怎麼樣，無非是在別人鋪好的軌道上走罷了。也許到了大學，到了畢業工作，盧明亮也還要一直按照別人的標準扮演好學生的角色。他有對他的存在本身認真思考過嗎？前一晚翁正直那樣的思考，也許什麼都由別人安排好了的盧明亮一輩子都不會經歷吧。

第二節課下課班主任把翁正直叫到辦公室，問了微博的事。班主任說，校長給他打電話，說

校長的女兒，也是翁正直學校的學生，在微博上看到翁正直的事，告訴了校長，所以校長想問一問，他學校的學生引起的這件事是怎麼回事。被校長問了後，班主任就到網上調查了一下這件事，大致已經明白了。班主任說，「你可能因為自己因為這件事出名而覺得很刺激，很興奮。但是你要知道，出名也有出好名和出壞名的區別的。我看你這次出名，不像是出好名。出壞名你願意嗎？如果你也覺得出壞名是不好的，就馬上把那張照片和那條評論刪了，再發一條道歉的聲明。你這樣做了，學校方面是不會再追究你的。但我不希望你是因為不想讓學校追究才這麼做，你要自己認識到問題出在哪裡。」翁正直聽了點點頭走出辦公室。讓這個班主任帶了快三年，翁正直是第一次聽班主任說這麼深刻的話。

但班主任這些話說得對嗎？他說得好像翁正直的目的是為了出名似的。然而翁正直覺得他發那張自拍的目的絕不是這樣，他不是想出名，更不是只想出好名，不想出壞名。他這樣一個不起眼的人，生下來之後從未在出名上得過好處，怎麼會突然能把出名當做好事來追求？要細想起來，出名似乎恰恰是違反他的意思的。他想讓人看到真實的自己的反面，也許就是出名。就好像一個人通過讓人看到真實的自己得到的，和通過出名得到的，像正數和負數一樣，在本質上是相反的。越出名，他就偏離他的目的越遠。

他坐在座位上這麼想的時候，眼睛掃過班級，看到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林悅。他忽然有一個想法，站起來朝林悅走過去。但是這時上課鈴響了。



自發放射的光子有無限多種傳播模式，因此原子重新吸收放出的光子並回到原來的狀態的概率小得可以忽略不計。這樣原子的衰變實際上是不可逆的。但如果把所有的真空模式合併，合併後的原子真空系統將在時間上有同一的演變，使得衰變過程可逆。



# 曾經傳來鳥叫聲

文•musu

曾經傳來鳥叫聲

我們為它生火，聚在一起

另一些鳥選了值得愛的幾個聲調

重複，像沒法生出的在地里重複

我們鑄鼎，煮掉多餘的人頭

剩下一副五官擠到所有的前面

又無辜又孤獨

鳥偶爾叼走孤獨的器官

偶爾地上落了眼睛和耳朵

我們聽不到看不見，只好發明舞蹈

在有的灰塵剩下舞蹈的時候

開採硝石，沉下多帆的船

蜜蜂在陽光里如同我們在春天飢餓

那些火焰把我們趕到一起再驅散

我們總是在路上想像

羽毛可以裹住身體

融化的蠟可以在海上哭泣

而在泥地里翻滾的野牛群

沒有城堡，沒有新大陸



沒有疾病像一種傲慢的笑聲  
取代高原上石頭的聲音  
聲音曾獻祭給紅色的線  
鐵的銹，傷口癒合的癢  
奇蹟的紅色的羽毛滴在針管里  
第一次心臟手術  
剖開人以後聽到的有什麼不同？  
畢竟我們能聽到的如此狹窄  
記得某一章節的音調一直在壓碎  
藍色的玻璃，指甲在水下淬火  
又到了發燙的星在周期里離我們那麼近  
它是否啄下燃燒的發亮的夜晚般巨大的  
好讓有限者升起的火焰變得相近

# 稻草

文•musu

希望冬春紮好的火平復我  
希望火里取出的舌頭餘下烈酒  
希望平原上熱情的人踩到空中  
好像沒關聯的，便可穿過故事上的洞  
無所畏懼，問一個影子如何

不過稻草已經燒掉  
平原上明亮的線已疊上落日  
我爬過山門，我見過火的兩面  
生命分解再分解  
它們來拿走搖曳的各個部分  
我明了四散的身體  
和居住在每個神那裡的靈魂  
分裂的靈魂將神窮盡

火趕著牛群  
趕到火柴盒中  
牛角上是平原的盡頭  
那些曾經迅猛的天象  
聽從地上將盡的火焰  
逃亡，在火柴盒上反覆擦亮

大火在世界裡沒有影子  
只佔有線條不斷流竄  
在火柴點起的房間里  
世界的影子狹長  
長久的注視之後  
身體的觸覺引向稻草  
砸向身體的裂開  
抓著手的柔韌，褶皺  
大火曾將我分成我渴望的部分  
我希望局部引向各自的無限  
每一部分都在演化唯物論的變數  
火，只在外面照著必然性的影子



# 徵稿

---

「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牀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路加福音8章16節

不知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這個世界是黑暗的，好像一個不會結束的夜。而自己與這個世界不同，在自己裡面有光有熱。然而這微小的光和熱，發出來只夠照亮腳邊一塊地，讓自己有少許溫暖，似乎遠不足以和黑暗對抗。燃燒旺了，又會燒着身邊什麼不該燒的，令人後悔。

我們想看到你看到的。你們對我們來說就像夜裡的燈，那怕再微小也好，排列在一起便有希望照亮大地。

《夜燈》是一本文字和視覺作品。本雜誌長期徵稿，不限體裁，不限內容，只需要作者對身邊的世界有原創的觀察。如果你認為你以自己照亮了一小片黑暗，我們希望你能用文字或圖像的方式記錄下來，交給我們。

目前我們在用電子書的方式出版，讓所有人免費閱讀。另外我們也會在網路上一片園地刊載作品，讓創作者和讀者能夠交流聯繫。對於稿件被採用的作者，我們會有微薄的物質獎勵。

投稿/詢問郵箱：[nightlamp.cf@outlook.com](mailto:nightlamp.cf@outlook.com)

雜誌主頁：<https://www.ringspool.com/night-lamp>

主編個人主頁：<https://www.ringspool.com/zhangyihong>

（投稿即視作者擁有作品完整版權，並且授予本雜誌電子版和印刷版的出版權）



出品

夜燈編輯部

主編

張一弘

編輯

慢慢

Shien

魚餅二

設計

魚餅二

慢慢